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輯
沈雲龍主編

旅

美

鱗

爪

嚴仁穎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嚴仁穎著

旅美鱗爪



張伯苓題



篇 前

由民國三十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十四年的十月四日，我會把快到四年的辰光，消磨在美國的土地之上。感謝大公報給我這寶貴的機會，使我作了中國報紙派遣駐美的第一個記者。

在美四年，雖然過着記者身份的生活，但是因了太平洋上戰事的爆發，無定期的推延了我留美的計劃，所以，除去體會和探討異國的風土以外，我不敢放棄在最高學府讀些現代課程的機會，每天夜晚，我要藏在教室或圖書館裏。同時，爲了支撐讀書的費用，白天就不得不找些工作。因此，我爲大公報的工作的時間，就減少了一半。

在這一半的記者生活裏，我要搜集材料，訪問各界，拍打電報，寫寄通訊。還要參觀報館，連絡同業。所以寫通訊的時間，已是有限。并且因了太平洋上戰火的阻隔，寄回祖國的通訊，而尚不失去時間性的，爲數實在不多，現在把牠們集成小冊，刊印問世。這些篇通訊，既不能說明我在美國的工作成績，更不能代表我對當時問題的思潮。片片段段，零零碎碎，我只好名之爲「鱗爪」——用牠們來反映戰時美國的動態和中美關係的演進吧。

我追悔，在美不會再下些功夫，把四年間所參加的美國大事，和四年間在美所遇到的人物和問題，有條理的寫一寫，報告給大公報的讀者。如同：一九四四年美國大選，和民主共和兩黨全代會的情形

形色色。一九四五年聯合國第一次大會的熱烈場面，都是因了材料過於豐富而未動筆。美國市政怪傑，作了十二年紐約市長的拉瓜迪亞氏（La Guardia），我最爲敬佩，見過許多次面，竟不曾描寫他一番。他如：神奇的紐約市的景物，我不知如何下筆。而美國的黑人問題，和猶太人問題，我卻不會寫過一個字。還有，那血淚交織造成的華僑種種問題，我就根本不敢報告了。

在這小冊子裏，一共刊有通訊二十二篇，其中除去「初抵金門」和「我愛重慶」兩篇，登載在紐約中美週刊以外，其餘各篇，都登在重慶大公報。爲了保持動筆時的情緒，付印時不改一字。

有一點必須聲明的是：有幾篇通訊，因了中美兩國的戰時檢查，和動筆時原文，已小有出入。如同在「春天的煩惱」一篇裏，當時我會批評美國戰時的許多矛盾措施，又如在「再訪白宮」一篇裏，我會把羅斯福夫人所談對蔣夫人的印象，詳細記出。這些在重慶大公報版面上刊出時，已經發覺出失掉了的字句。這些，事實上無法補全，實在也沒有補全的必要了。

附錄五篇文章，前兩篇是出國前在重慶寫的，後三篇是回國後在天津寫的。一併在這裏刊出，含有比較和紀念的意義。

胡政之先生，在他兩次訪美的旅途中，給我不少關於新聞寫作的指示。孟治先生，在四年裏，始終供給我採訪的便利和協助。胡意秋女士，在我百忙的生活裏，助我速記抄錄，和寄發這些通訊。張琴南先生，在這小冊子降生的前夕，爲我校訂。太老師張伯苓校長，爲這小冊子題署封面。這裏，我要向他們深深的致謝。

嚴仁穎「九一八」十六週年紀念日於天津四面鐘。

「旅美鱗爪」目錄

初抵金門.....	一一六
美國的報紙.....	七一三
哈德森河畔的春天.....	一四二〇
賽珍珠會見記.....	二一一二五
我愛重慶.....	二六一二八
訪問羅斯福夫人.....	二九一三四
關於第八次太平洋學會.....	三五一三八
訪問紐約時報.....	三九一四二
蔣夫人在紐約.....	四三一五一
春天的煩惱.....	五二一五四
如何促進中美關係.....	五五—五八
輸血記.....	五九—六一
戰時體育.....	六二—六四

威爾基先生會見記	六五—六八
美國的文盲問題	六九—七二
關於國際糧食會議	七三—七八
好萊塢的中國熱	七九—八三
一條需要兵士的前線	八四—八七
一團青春的朝氣	八八—九一
美國取消排華律以後	九二—九四
再訪白宮	九五—九七
由紐約到天津	九八—一二二

附錄

燃起運動場上的烽火	一一三—一一六
第七屆全運會幾個具體問題	一一七—一二一
由「威爾遜傳」看美國民主政治	一二二—一二四
促進「市民治」	一二五—一三〇
「七二八」十週年	一三一—一三五

初抵金門

這裏是我到美國後寫給大公報的『處女作』，因為那時還不會添設中美的新航線，所以不會在信封寫明『經由菲洲』字樣，只註明飛剪號郵件（By Clipper），在日美大戰後十天寄出，我真沒有想到在六月底竟原信退回來了，這信竟在美國郵局裏拖延了半年的辰光，結果又寄到我自己手裏。接到時，我真『啼笑皆非』了！無論如何，我感到戰爭的煙火，已經把我遠隔在祖國萬里之外，現在我把牠一字不改的投到中美週報，以表我到美後初次印象罷！

穎識（三十一年七月四日於紐約）

在那風雲日緊的太平洋上，我們海行了三十四日，一個初冬的夜晚，泰萊總統號把我們載到了新大陸的門戶——舊金山。在這三十四天的旅途裏，我們曾經兩次經過赤道的海面，曾經到過正在武裝的高嶼。曾經幾度看見了民主國家的飛機，在我們船頭上飛舞。並且曾經幾度帶上了救生圈，演習着救生艇。應該感謝上蒼，我們算是平安的到達了目的地。

三十年十一月廿九日，我們到了舊金山。燈光下，在船上辦理登岸的手續。先經過移民局和衛生局官醫的兩次體格檢查，因為都是頭等客人，所以並不麻煩。其次，辦理入境手續，移民局的職員，忙了大半天。舊金山總領事馮執正君，偕學習領事趙壽瑞君登船來接，盛意可感！馮總領事告我，抗

戰以來，美國移民局和海關，對於旅美同胞的態度，一天比一天的好轉起來。我們快樂的順利的跨上了新大陸。

下船的翌日，參政員鄺炳舜君來訪，他先帶我在舊金山作了一次鳥瞰，然後告我僑胞的近況和美國的動態，參政員剛剛跑了四十餘城市，視察僑務歸來。他告我舊金山最近有許多人經過，日本特使剛剛東去，蘇聯大使就要飛到，我國新任國際宣傳處美國負責人夏晉麟君亦將來此公幹。同時，馮總領事告我，舊金山是全美僑胞的中心，有多作體會的必要。因此我放棄了立即東去的計劃。

在船上三十餘天，在舊金山一個星期，我用了我最大的努力，去和異國的新友去接觸，好得到一些美國對於遠東問題的一般意見。美國人的確是在讚揚着我們抗戰的偉績了，他們對我們除去了同情之外，眞真有了些許尊敬之意；不過，他們對於中國政治上許多的缺點，還在表示着不放心。美國人的確是痛恨日本軍人了，雜誌上公然對於日本官吏諷刺起來，對於旅美的日僑，生了種種的歧視。不過，由於各方面去觀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美國人民沒有立即參戰的意向。一位美國海軍後備官員告訴我：『日本是不敢打我們的，我們也不至於就去打他，但，早晚我們和日本必有一戰』。這可以代表了當時美國一般的輿論。

到美的那天，是星期六，加省大學足球隊那天打勝了史丹佛大學足球隊，全城佈滿了加省大學學生，狂呼狂叫，三五成羣，見了紅色的玻璃，就把牠打碎，因爲紅色是史丹佛的校色，許多紅色的汽車，都被搗毀。第二天，是星期日，全城又佈滿了剛剛入伍的青年軍人，整齊的制服，伴着年輕的女

人，徘徊在夜總會裏。史丹佛大學的一位中國同學告訴我，最近有一個美國學生，因為戲謔一年級的同學，在樓上的窗口，用紙袋裝滿冷水向下拋擊，竟不慎墜地而死。真的！我尋找不出一絲的戰時烽火！

那天隨着參政員去金門 Golden Gate 視察了一番，海面上倒也佈上了層層的水雷。山坡上，幾座巨砲，正在裝置，但是却非常公開。又去參觀世界博覽會的舊址，人工島上，現在正在改作軍事飛機場，層層建築不會拆完，不知爲什麼又停工了。最後，我們去看一看美國軍官的住宅，和兵士的營房。參政員說：『美國士兵住的地方，要比我們委員長舒服多了。』信然。

但是，這種昇平時代的景象，被十二月七日早晨日本的轟炸檳香山的彈片一掃而光。全美在騰沸了。各報紙的號外，用半張紙大的字，印出『日本進攻美國』的字樣！各電臺都連續二十四小時，隨時報告緊急新聞，全世界唯一安全的樂土，竟也燃起了戰爭的烽火。在日本向美國宣戰一晝一夜以後，美國也向日本宣戰了。

民主國家到底是民主國家。國會下院裏，真還有一位 WELLES 小姐投反對宣戰的票，儘管她說：反對不反對，毫不影響此案的通過，儘管在散會時，她跑到電話室裏躲避起來，不過，無論如何，在日本殺死了她三千同胞，向她祖國宣戰以後，她還能在人羣騰沸之中，投她唯一的反對票！在戰事開始以後的一星期，美政府才起始考慮檢查新聞的問題。日本的廣播，可以一字不改的登在報紙上面，並且常常和美國新聞對比一下，民主國家到底是民主國家。

美國最困難的問題，是移民問題，許多的美國人民，另有他祖國的國籍，譬如我國在美的僑民，不下七八萬，而日本只在美國西部就有十幾萬僑民，現在戰事一起，問題就多了。在太平洋沿岸，日本的僑民，勢力很大。在美洲，美國人對中國人態度一向不大好，舊金山的市長 Rossini，是意大利人，抗戰後，對中國僑民並不十分同情，而特別注重意大利的僑民，所以，舊金山的意大利城，近來熱鬧非常。但是，十二月八日起，日本僑民就度起痛苦的生活來，商店被封，車船不准上，許多團體領袖都被拘禁起來。意大利僑民的優越地位，亦一落千丈，因為傳說在燈火管制的時候，在意大利城裏，發現了信號。

在暴日殘殺檀香山和菲律賓的人民以後，在芝加哥洛杉磯和舊金山相繼發生日人被殺的事實，據說是菲律賓人對日本人的報復。因此，舊金山總領事館趕快發出中華民國人民證，以免發生不幸的誤會。這幾天，中國領事館大忙特忙，僑胞團體，也分別發出汽車證，商店證，和徽章。當你上火車時，售票員要先問一問是不是日本人，當你告訴你是中國人時，他立刻笑容滿面的拍拍你的肩，然後說：『我們是弟兄！』

檀香山，人口總數有三十三萬人，而日本僑民竟多至十二萬人，他們都有雙層的國籍。現在美日戰事一起，這對內的問題，恐怕比對外的戰爭還要麻煩。當我想到了在那夜不閉戶的樂土之上，美國的水兵們在酒店裏，過了一個痛快沉醉的星期六夜晚，第二天清晨還不會清醒，就被日機狂炸一陣的時候，我真替美國人抱屈！不客氣的說，美國準備得太遲了。

民主國家，轉動得慢，但是一經轉動，力量就很大，並且不易再回頭。一個星期來，美利堅，確在怒吼了，東西兩岸，都開始舉行防空演習。上星期，舊金山一連舉行了五次燈火管制。第一次簡直是遊戲，警報後，在高地照下的像片，還是燈火片片，所以當局可真焦急了，說是敵人的飛機的確到了金門，並且還是五十幾架，這樣，成績才慢慢好起來。但是最近的一次，還有一家報紙指出指揮防空的辦公樓，在警報後還是燈光輝煌。燈火管制最好的區域，據說是中國城，但比起重慶來，那邊差得太遠。我不知道將來一旦敵機來炸，有什麼辦法？

無疑的，我們四年半的英勇抗戰，換到了國際上較高的地位，尤其在十二月七日以後，美國人民更明白了中國幾年來的艱苦。最近報張雜誌上，天天可以看到A B C D的字樣，廣播中，亦常常聽到了蔣委員長的名字，和邱吉爾一道提出。最近一期的生活雜誌，有一篇很長的文章，描寫胡適大使，說他的外交戰已經勝利，說他是中國現代唯一的學者，說他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大師。的確，胡大使這次在一小時半以前，和羅斯福總統當面抗議，推翻了美日妥協的談判，大家都認為中國外交上空前勝利！

自從美國向日本宣戰以後，中國的美籍僑胞，都立刻參加各方面戰時工作，從軍，防空，國防工程，……都非常辛勞。

曹禹的小友林登君，和少年中國畫報主筆吳宗黃君，最近為美國紅十字會籌款，組織僑胞業餘劇團，排演雷雨，用粵語演出。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這個劇出臺，希望有良好的結果。

美日開戰了，全世界的黑白，自此得以分清，我中華民族，矗立民主戰線之上，當能破釜沉舟，一顯我五千年來的光榮！爲人類立些功業！造成一頁新的歷史！

（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午脫筆於舊金山）

美國的報紙

到了美國，許多的見聞，和在國內時所想像的大不相同。從前有些從美國回去的人，把全美國都形容得像好萊塢拍劇場那麼富麗堂皇，其實依筆者看來，美國人的種種生活現象，和中國也差不了很多。但是，有兩個特點確是值得我們讚揚的，第一點是教育的普及，第二點是科學的發達。在這兩種優良環境之下，造成了美國一種偉大的事業——新聞事業。

美國的人口，據一九四〇年的戶口調查，是一三一，六六九，二七五人。在這一萬萬三千餘萬的美國人裏面，報紙的讀者達四千一百餘萬，平均不到三個人就讀一份報紙。如果拿紐約市的報紙發行數，和紐約市的人口來計算，幾乎每人看一份報。從歷史上看，在一九二〇年，美國的報紙，共有二〇四二家，銷路共達二七，七九〇，六五六份。一九三〇年，報紙共有一九四二家，銷路共達三九，五八九，一七二份。到了一九四〇年，報紙共有一八七八家，銷路共達四一，一三一，六一一份。規模報紙的合併，和讀者數目的增加，是美國新聞事業的新趨勢。

全美國銷路最多的報紙，却是一家小型的報——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牠的篇幅，比普通的大報小一半，每天出版多則五六十頁，少則三四十頁，裏面有四五頁的銅版圖樣。內容除了國家大事以外，對於社會新聞特別豐富，不少的美國土話，不少的黃色新聞，如同凶殺，離

婚，判罪，和遊藝等類的消息，這個報編得特別熱鬧。牠每天編印五六版，第一版在先一天的夜裏，就印出了。（除特別新聞外，其餘消息，各版大體相同。）每份只售二分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平均銷路是二，〇二五，〇〇〇份。星期版到八十頁以上，另有連續故事漫畫十六頁，照相圖畫十餘頁，只售五分錢。星期版的銷路，最近已達三，九〇〇，〇〇〇份，實在是個驚人數目。主筆（Editor）氏，一向主張孤立，對於我國英國以及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態度都很不佳，這也許是牠銷路最廣的一個因素吧！

最有地位的，要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文字簡潔，材料豐富，平時每天出兩版，每版在三四十大張左右，每份零售三分，銷路將近五十萬，讀者多半是學術界文化界的人士。紐約時報的星期增刊，編印最好，材料美不勝收，每次出版近二百頁，內分：要聞，每週大事，社會新聞，經濟，體育，圖書週刊和時報雜誌，（以上兩種裝定成冊）畫報，舞臺，娛樂，旅行，生活廣告等十餘欄，每欄由幾頁到幾十頁不等，每期零售一角，銷路最近已近百萬。紐約時報的背景，是獨立而趨向民主黨的，一向主戰，也相當擁護羅斯福。主筆是 Merz 氏，發行人是 Sulzberger 氏。紐約時報的發行部，是所高樓，位居四十二號街的繁華中心，那個街口，就叫「時報廣場」（Times Square）。高樓上，每晚用燈排出流動的字，隨時報告着世界各地的新聞，令人想到科學的偉大。

其餘紐約的報紙，有紐約論壇報（Herald Tribune）是個共和派的報紙，過去很有地位，但最近漸漸不被重視了。去年的平均銷路是三十五萬餘。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是紐約最老的報紙，

是擁護民主黨的。郵報是家晚報，但有時也出到九版，頁數約在三十頁上下，目前銷二十餘萬。據說這個報自中日戰爭發生後，對我國態度最好。還有三家晚報，一家是世界電訊日報 (World Telegram)，屬於完全中立派，銷路達四十三萬。一家是紐約太陽報 (New York Sun) 是共和黨的報紙，銷路達三十萬。一家是國民新聞 (Journal of American) 銷六十萬，星期刊達九十萬。另外一家小報叫紐約鏡報 (New York Mirror)。篇幅和紐約新聞相同，日銷八十萬，星期刊達一百四十萬，數目也很可觀。商業的新聞報紙，有 Wall Street Journal 銷二十三萬份，和 Journal of Commerce 銷十七萬份。

美國的第二個新聞中心，是芝加哥。最大的報要算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銷路超過百萬，這報銷路最大的原因，是因其非常守舊，傾向共和黨，過去反對參戰，和攻擊羅斯福總統最力。負責人 McCormick 可以說是反戰輿論的領袖了。在戰前美國中部反戰的輿論，由他策動的居多。就在日本轟炸珍珠港不久以前，他還一再的發表反戰文字。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部各小城裏都沒有較好的報紙，所以增加了該報的銷路。美國海長諾克斯自己的報紙，也在芝加哥，名叫芝加哥每日新聞 (Chicago Daily News)。海長在出山的前夕，還在報館裏作主筆。這報銷路在四十六萬份以上。此外芝加哥時報 (Chicago Times)，和芝加哥先驅報 (Herald American) 也都銷三十餘萬。先驅報的星期刊銷八十五萬份。

美國的著名百貨商店 Macy 公司的老板 Marshall Field 在一九四〇年夏，創辦紐約晚報 P. M.

頗富革命性，完全注意新聞，圖畫很多，不登任何廣告，每天下午出版，裝訂成冊，約三十餘頁，只售五分，聽說銷路不佳，大賠其錢。去年十一月，他又在芝加哥創辦太陽報（Chicago Sun）對政府和總統的態度，非常的好。在美國創辦新報紙，是一二十年來稀有的事。

舊金山的報紙，大報有三：Examiner 銷十六萬，星期刊銷到四十幾萬，是個獨立報紙，對我國態度較好。其餘兩家 Chronicle 銷十一萬，Call Bulletin 銷十萬，都對我國態度不佳。洛杉磯的大報有二：Times 銷二十二萬，星期刊銷三十五萬，Examiner 銷二十萬，星期刊銷五十三萬。

出乎意料的，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沒有大銷路的報紙。華盛頓人口少，當然是個大原因（五十二萬餘），Time Herald 銷十九萬，星期刊達二十萬。Post 銷十三萬，Star 十五萬。

其餘美國各城的報紙，在政治上有相當的地位，而銷路在二十萬以上的，有下列各報：美國大城之一費城（Philadelphia）早報 Inquirer，晚報 Bulletin，都是獨立而傾向共和黨的，銷路均在四十餘萬。波士頓的 Post 銷路達三十七萬餘，傾向民主黨，Detroit 有兩家報紙都是中立的，銷路都在三十幾萬，報名是 Free Press 和 News。Kansas 的 Star 也是中立的，銷三十一萬。St. Louis 的 Globe Democrat 和 Port Dispatch 兩報，Cleveland 的 Plain Dealer 和 Press 兩報，以及 Pittsbury 的 Press 和 Milwaukee 的 Journal，都銷二十餘萬，其餘幾萬到十幾萬的報紙，就不勝枚舉了。

美國最老的報紙，Hartford 城的 Courant 報，是一七六四年創刊的，到現在還在出版，是家傾向共黨和的報，現在每天還銷四萬多份。

美國報最近的一個趨勢，就是報系 (News Paper Groups) 漸漸增多，最近這種報系的組織，已有五十個左右，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報紙都加入了這種組織。最大的兩種報系，是 Hearst 的報紙和 Scripps-Howard 的報紙。前者包括十六家的報紙，分在十三個城市，如同舊金山，和洛杉磯的 Examiner 報，都屬於這一系。後者包括二十家報紙，分佈在十八個城市，如同紐約的世界電訊報，Cleveland 和 Pittsburgh 的 Press 報，都屬於這一系。

以擁有大量的國外通訊員而聞名於美國的報紙，有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費城公報 (Public Ledger 銷十七萬)。在美國作記者，算是個很好的職業。雖然一個大學新聞系剛畢業的學生，進到報館實習，才給八十元的月薪，但如果作到駐國外的記者時，薪金每年常常在五千元以上了。

在美國出版的外國文日報，包括十七種文字，阿爾米尼亞 (Armenian) 捷克、芬蘭、法、德、希臘、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猶太、立陶宛、波蘭、蘇聯、斯拉夫、西班牙、烏克蘭、和中國。其中猶太文的一家報，銷路超過十萬，意大利的一家報銷路超過八萬。

我國僑胞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報紙，一共有十家，紐約有四家：民氣日報、華僑日報、紐約商報、和紐約公報、舊金山有五家：少年中國、國民日報、金山時報、世界日報、和中西日報，此外芝加哥有一家三民晨報。各報大都出兩大張。紐約各報編印較佳，而尤以民氣日報和華僑日報為最努力。民氣日報發刊二十餘年，和國民黨有很深的淵源，主筆吳敬敷君就職以來，該報聲價較前倍增，華僑日

報刊行有一年多；常常登延安消息，主筆唐明昭君（原名錫朝），是南開清華的老學生，舊金山的少年中國報，和國民黨的歷史關係最深最久，許多黨國要人當年都會服務該報，金山時報爲土生僑胞所主辦。中西日報是基督教的報紙，世界日報是老憲政黨的報紙。國民日報和民氣日報有合作的關係。

美國新聞通訊社，最著名共有三家，第一家是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是許多報紙的發行人所合組組成的，在政治上也是獨立的，和路透社哈瓦斯等通訊社都交換材料。第二家是合業社 (United Press)，政治上也是獨立的。牠的新聞材料供給將近一千四百家報紙，除美國外，尚有三十九個國家的報紙採用。第三家是國際社及環球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and Universal News Service，也沒有政治黨派，是 Hearst 報紙的副業，牠的新聞材料主要供給 Hearst 的各報紙。

我國在美國的新聞社，現在已有兩個組織，中央通訊社現在華盛頓工作，由盧祺新氏主持。夏晉麟博士所主持的中華通訊社 (Chinese News Service)，前身是太平洋通訊社 (Pan-Pacific News Service)，去年也在紐約成立。中央社專搜集美國材料，供給國內報紙採用。中華新聞社專搜集國內材料，供給美國各報採用，每天發印新聞，由高克毅君主編。高君筆名喬志高，常在西風宇宙風上發表著作，現在是駐美外籍記者聯合會的執行委員。該社另行刊印一種雙週，名叫「現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由林仲聖博士主編。該社慘淡經營，舊金山的分社也在新年成立，現在正籌畫開辦芝加哥分社，這兩個分社的主持人都是美國人。Malcolm Rossfelt 在舊金山，Henry Evans 在芝加哥。自一月份起，以前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戰時中國」月刊，亦由紐約中華新聞社編印了。

看到美國新聞事業之發達，使我們慚愧！使我們焦急！再看到各國在美國宣傳所用的人力物力，更使我們驚嘆而惶恐！在這民族鬥爭的偉大時期，我們要如何的努力，去加強起來我們的「筆桿陣線」。

(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夜於紐約)

哈德森河畔的春天

光陰荏苒，記者來到紐約，不覺已經四個月了。到紐約時，是在大雪紛飛，現在已經進入春天。哈德森河畔綠草佈滿岸上，大小樹都吐出綠芽，春是來到紐約了。她不只給八百萬人民的大都市帶來了每年必有的一番快樂，同時亦帶來了戰爭的氣氛。

四月五日那天，是耶穌復活節，各學校都放假，記者隨幾位朋友，去五馬路看美國人過節。這一條長長的路上，擠滿了男男女女。女人們都換上了新衣服，戴上了新帽子，大家在教堂作完了宗教儀式以後，就徘徊街頭，給人家看看自己的新衣新帽，同時也看看別人的新裝。五光十色，確是好看，簡直和我們過舊年一般模樣。就在歡欣情緒下，也反映出戰爭的事實。每年穿禮服的男子，今年多換上黃色的陸軍制服，和黑色的海軍短裝。

四月一日，美國政府下令，一切新衣服，不論男女，都要力求儉省材料：女人的衣服，都要瘦小，男人的褲子，不準再有捲邊。這種戰時新裝，已經出現在街上。同時，各雜誌極力提倡修補舊衣服，說明如何去縫補了。政府極力提倡愛惜五金，各地方設了許多收集廢鐵的機關。記者昨天去買牙膏，因為沒有帶着舊的牙膏，所以就未能買到。要把舊管退給店裏，他們才出賣一管新的。

美國的物價，不知不覺的增加了許多，舉幾個例子：在紐約，把一年前的物價和現在比一下，就

知道漲的並不少。在這一年的裏，棉花一磅由一角一分六釐四，漲到二角一分六釐四；咖啡一磅由九分二釐五漲到一角三分七釐八；白糖一磅，由三分四釐漲到三分八釐。以上都是批發的價格。至於店裏零售的價格，漲的還要多一些。一套價值二十元的西裝，開戰以來漲了三四元。鋁製的用具漲得最多。

美國政府在統制汽車和車輪皮帶以後，就進行統制白糖，隨後就統制汽油。這兩天，白宮也忙着管理一切物價。五月這一個月，恐怕是美國商業最緊張的時期了，所有批發商和零售商，今後一律要受政府的管理，就連一切工資，甚至房租，都要受監督。相信這場波動，給美國增加了不少的嚴肅。一向舒服慣了的美國人民，現在亦不得不走入紀律圈裏。一向自由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現在也不得不跨上了統制的路途。

表現最緊張的是徵兵加忙，美國的陸軍確是在一步步的加緊訓練了。二十歲到四十五歲的人，剛剛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完徵兵的登記，上星期又登記從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每個徵兵局的外邊，都擠滿了一排排銀色或灰白色頭髮的人，在那裏等候依次登記。市長拉加第亞和共和黨首領威爾基也都和普通人一樣的來徵兵局辦登記的手續。紐約市登記的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有九十三萬，全美國有一千三百多萬。美國的徵兵登記，僑民也要一樣的辦理，所以在人羣裏發現不少的中國同胞。據徵兵局宣稱：這些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並非準備去服兵役，將來或許要參加國防的工作。最近，徵兵局已經把 A I 資格的人徵盡了，現在開始徵其次各級的人。紐約市一處中國人被徵的，最近這

次就有六百人，大家都很快樂的去入伍。

有一位華僑入伍，趕到車站，新兵列車已經開走，他就跑到警察局去報告。美國警長就問他：「如果你答應殺死十個日本兵，我就派人送你去入營。」這位華僑答應：「我答應你最少殺死二十個日本鬼子。」警長大笑，於是就派了兩個警察，送他去入營。中美國民感情之融洽，由此可見一般。此外還有許多中國人，沒有美國籍，都請求志願入伍，有些已被允許。這些人服役之後，都能得到美國的國籍。關於留學生和短期旅美的外國人，美國徵兵總局業已公佈，經登記證明後，並無服役的義務。

那天，去看那些位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的人們去登記，一排排到很遠，許多的白頭髮的人，還有許多是扶着手杖的人，令人感到美國確有一番朝氣！一位美國的老者問記者：「你登記完了嗎？」我不免大吃一驚，原來他給我加上了二十歲，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的一般中年人是多麼年輕，也許是記者的太老了吧！記者當時不免大笑。

給這繁華紐約又加上一些莊嚴的，是拉瓜迪亞市長下令，叫幾個大腿戲(Burlesque)戲院都關門停演。大腿戲在美國有他的特殊地位，但這位怪市長竟毅然決然的下令禁演了。他的理由，是大腿戲對於軍人，影響太壞。當警察局把這幾個戲院關門以後，大腿戲班的演員同業會一致向市長攻擊，說美國的太腿戲和莎士比亞有同等的藝術價值，除在各戲院門口張貼佈告反抗外，並且去到行政法院訴告市長，也算是最近紐約市裏一樁熱鬧的事。但是，無論如何，大腿戲院是關門了，從紐約市裏找不

出大廳的表演了，紐約確是莊嚴的多了。

隨着南太平洋上面的緊張，新大陸上湧起了英雄主義，這恐怕是民主國家大眾動態的一個大改變。麥克阿瑟的胸章，在紐約芝加哥華盛頓三市，快要賣到一百萬枚；他的故鄉，立了麥克阿瑟街；美國軍官學校裏立了麥克阿瑟銅像，許多美國新生的小孩子，都起名麥克阿瑟。擊落日機六架的黑爾少校（Edward O. Hare），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勳章以後，回到故鄉聖路易士城，民衆擠滿街上，用彩車來迎接他。最近美國海陸軍部由前線調回不少有功的官兵，頒發勳章之後，給假休息，他們到處都成了民族英雄。一般的青年女子，最喜歡穿制服的兵士。在公共場所，民衆對於國旗國歌，較前越發尊敬，銀幕裏看見羅斯福，就是一片的掌聲，火藥的氣味，確已燃起了美國民衆愛國熾烈的火燄。

陪襯紐約的春天，美國的援華總會亦活躍起來。該會發起自四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訂爲「中國週」，美國在這一星期內，舉行了不少的「中國日」「中國夜」，和其他一類的聚會。十九日那天是星期日，援華總會舉辦了一個中美大遊行，由三十四街到哥倫布園場，人數有四五千之多，中美團體各半，相當的熱鬧。援華總會去年募款的成績是美金三百二十三萬八千零十二元，今年到目前止，已經募到一百二十九萬餘元，相信五月間把各地的「中國週」的募款結束清楚，就可超過三百萬元美金，那末，今年的成績，一定要比去年好得多了。

附帶報告一事，關於我國海員，最近問題層出不窮，這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自從太平洋戰事

一起，敢說每個有中國海員的船上，都有問題發生，不過有嚴重和不嚴重之分罷了。問題最大的原因，是待遇太苛，其次就是服務合同的期限問題。有些船隻原來往返南洋，發新加坡幣和港幣的薪金，現在冒險駛航大西洋和太平洋了，還發原薪，當然不公平。同時有些船員因為戰事一起，根本不願再服務了，輪船公司種種的監督和壓迫，甚至無理的剝奪海員的自由，叫他們服務。我國各地領館也會一再和各輪船公司交涉。據各方的情形來看，對於海員態度最好的當然是美國，其次歐洲各小國。經過交涉，有時亦改善一些待遇。

在這種情形下，我國海員林揚才君被英國船主槍殺的案件，在紐約發生了。事實的經過，經記者各方探訪的結果，可以作以下的敘述：英國「銀線」輪船公司的銀灰號貨輪，於四月初停泊紐約，我國海員因為一再向船主索薪，船主只發一半，說是英國的規則。一日該輪我國海員十二人又前往船主室索薪，船主謂，只給你們每人十元，海員不滿，船主就跑到臥室，把槍拿出，他說，如果不要十元，你們就走開，說完就向裏轉去，林君一時氣憤，上前抓住船主的衣服，說我們到中國領事館講理去，船主回手，一槍就把林君打死了。林君死後，船主就報告警局，說是海員譁變，警備就派來大批警察，把海員十一人拘禁起來。

這案件發生以後，分兩方面審判：一方面是檢察廳的檢察官，進行調查殺人案；另一方面是警察廳審問海員不守秩序案。在審問期間，船主被判交一千元具保候審，而我海員每人要交二千五百元。現在，這兩案都有了結果，檢察官調查殺人案，認為船主無罪，不予起訴。檢察官完全承認了船主的

理由，那就是：「許多的海員，手持短刀，跑進船主室，要求下岸，船主不允，海員就拿刀相逼，並且動武，把船主推到地上，船主爲了自衛，才鳴槍示威，未想把林君打死了。」檢察官認爲船主是爲了自衛，所以無罪。另一案因船主已在美國檢察署起訴控告海員十一人譁變。所以警察廳亦把這案移轉到美國檢察署了。

我國海員報告，說海員們根本都在船主室外邊，林君亦死在外邊。當場有兩個證人，一個是船上的大副，另一個是船上的管事，大副是英國人。管事方集三君，是我國同胞，他說他看見了船主拿槍，就跑到船主的臥室裏面去了，只聽到槍聲一響，他跑出來時，人已經散了，林君躺在船主室的外邊，並且看見船主正在驚惶失措的樣子。

此案發生以後，紐約僑胞團體紛紛聲援。總領事館動員四位領事，認真交涉。現在正與大使館法律顧問研究案情，並與檢察官交涉，已承檢察官允許，如我方獲得新證據，自當重行審問此案。交通部海員的組織聯義社，亦捐款代請律師，協助辦理。現在於總領事正與大使館的律師和聯義社的律師，詳細詢問我國海員，求得當時確實經過，然後再作進一步的交涉。紐約崇正同鄉會曾致電美京司法部，請求公平處理，昨天接到回電，謂此案正在注意調查中，將來定當依法判決。林君屍身由福建同鄉會和聯義社發起，舉行殯儀，於二十七日安葬在中華公所的義地。

最近海員的問題，一天多似一天。目前在紐約的糾紛，就有三四起。昨天又傳來了不幸的消息，在中美英屬 Trinidad 地方一個荷蘭船上，死了我們十二位海員，另有十三位我國海員受傷，那地方沒

有我國領事，這個問題實在愈來愈嚴重了。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夜於紐約)

賽珍珠會見記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晚間，筆者在紐約第一次會見了賽珍珠女士 Pearl S. Buck，是在趙繼振女士的家裏的晚宴席上，除了四十分鐘的單獨的談話外，我們在一頓中國飯的前前後後，由七點鐘，一直談到了夜十二時，我發現了她確是一位中國的真正朋友。

她首先告訴我，她目前組織東西文化協會 (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 的意義，她說這個會絲毫沒有政治的背景，完全為增進東方與西方的民族間的相互諒解，這次大戰以後，全世界的情形，都要大改變了，如果各國仍舊存有種族歧視的觀念，那末，世界上就沒有和平可言。尤其中美兩大民族，在這大戰的時期裏，互相的了解，極為重要。東西文化協會的目的，就是設法在中美兩大民族之間，建樹一座橋樑，她在談話中，再三的託記者向讀者致意，中國同胞一切對於美國人民的印象以及需要，她都急於願意知道。

關於東西文化協會目前的工作，在使美國各界各階級，對東方各民族，都要有較深的認識，最近想在各美國婦女團體，工人團體，學校，先作一些文化介紹的工作，希望能利用電影比較各民族的一種的生活，如同；用電影把各東方民族的日常生活逐一比較介紹，使一般美國老百姓對於東方的文化，漸漸認識清楚，其次，在各電臺播送東方文化節目，如在音樂，歌詠，戲劇，引起美國社會的注

意，現在美國朝野各方對於中國問題，都非常注意，大家都想作一些事情，美國政府今年要拿出大量金錢推動對東方有關的事項，其注意中國和東方如此，但東西文化協會不同，凡是美政府或其他機關已經作過的工作，東西文化協會決不再作。

東西文化協會下一步的工作，希望在中國重慶以及東方各大城，都能有同樣的協會成立，然後彼此互相取得聯絡，作一些民間感情的溝通，但是，賽珍珠女士再三的提醒我，她希望這種協會，決不要捲入了政治的旋渦，所以她不希望這種協會，由政府或政黨來主持，她希望由真正的民衆機關出來一些朋友組織這種協會，在重慶張伯苓校長，大公報的同人，都是她理想的人物，隨即談到 *East West Association* 會名，翻譯成東西文化協會，並不好聽，她大不贊成「東西」兩個字，她徵求筆者的意見，筆者一時也沒有想到更好的譯名。

把東西文化協會的問題談完，我們開始個人的交談。這位中國朋友，喜歡中國的程度，恐怕比一些中國同胞還要多。在她的作品裏，大地 (*Good Earth*) 和龍子 (*Dragon Seed*) 都是美國銷路最廣的書，這兩本都是以中國作背景的，大地曾經攝製成影片，筆者問他對那部影片滿意否？她說大體不差，並不滿意，因為她說如果演員用中國人，更要好一些。「龍子」目前已有有人在接洽了，不久也就要搬上銀幕，她希望有較大地還要好的成績，但是這次演員，還不是中國人，另聽說海蒂拉瑪要作這個片子的主角。她的作品在歐洲，銷路最多的並不是大地和龍子。在蘇聯，「母親」 (*Mother*)，銷路最廣，在瑞士，「奮鬥的安琪兒」 (*Fighting Angel*) 銷路最多，前一本書，是寫她的母親，後一本是

描寫她的父親的。

這位中國的朋友，和中國發生關係，並不由她始，她的父親在一八八〇年就去了中國，在中國將近五十年，是一位傳教師，曾在鎮江丹陽等地教會服務，以後他死在江西境內，葬在那裏。賽珍珠的母親，死在鎮江，埋葬在鎮江，她去中國時，生僅三月，她在中國的中部生長成人，她眷愛中國的一切，尤其喜歡中國的中部農村，那是她的第二故鄉，她讚美我們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同時也佩服蔣夫人，她說蔣夫人可以和羅斯福夫人媲美。

她讚美中國的道德，對於我們相互間的『人情』(Humanity)，認為是對人類的一種大貢獻。她在一九三四年回到她的祖國裏來了，她回國的目的，是在看一看她自己祖國的真面目，她誠懇告訴我：她失望了，在中國所聽見的美國的一切，並不是事實，她說她對美國的許多事情，表示慚愧，表示失望，她向筆者舉了幾個例子：第一：在中國時，她以為中國人喜歡吐痰，美國人是不吐痰的了，結果到美後，發現美國人隨地吐痰，並不算事。第二：她以為美國人每一家，都有間很大的浴室，並且都有一個很好的洗澡盆，但是事實上，在美國許多的家庭裏，並沒有洗澡盆。第三：美國的男女之間，有些地方，非常的平等，不平等的程度要比中國還要利害。第四：她說在美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情，缺少合作，遠非中國人民的融洽社會所能比擬。以上她所說的幾點，筆者認為十二分的透澈，簡直把筆者所要說的話，全部都說出來了，並且她更有體貼中國人的觀察，她說所有在中國的人種，都得到一種優越的特殊待遇，不論官方和人民都一樣，但中國人來到美國，是一些得不到這種特殊

待遇的。她說這是一種不平等，也就是中國人偉大的地方。

因此，她已經動筆在寫她的新著，這本書，不是描寫中國的書了，也不是本小說，是描寫美國社會情形的一本書，不過這本書是寫給中國朋友的。但其目的是給美國人看的。

當我問到她家庭生活的時候，她告訴我她有一個很大的家庭。她的後夫華斯 (Miss) 先生有一子二女，都已結婚，她已經有四個孫子女，她自己只有一個女兒，身體久病，現在長住在醫院裏，但她有五個養子和養女，所以家庭裏，非常熱鬧。每天早晨，八時十分是她全家早餐的時候，早餐後，小孩子們都上學校去，她料理一些家事，然後由九時到一時，是她工作的時間，她有三個私人秘書，在她家裏助理她一切文書的事情，一時孩子們回來了，大家都吃午飯，飯後，二時到四時，是她給各方朋友寫回信的時候，四時後，她和孩子們在操場遊戲，一直到晚她的先生回來的時候，大家一同晚餐，晚餐後，是她們夫婦談話的時間。她現在住在 Buck County 鄉間，她要把今後十年的辰光，全部放在東西文化協會裏，爲人類作一些貢獻。

我們談話之後，我又和她的先生華斯先生談了十幾分鐘的話，華斯是亞洲雜誌的主筆，John Day 出版公司的經理，林語堂和賽珍珠的幾本書，他的出版公司功勞匪淺。最使我注意的，是他的出版公司裏，自己不設印刷廠，他說在美國自己兼理印刷，是件不算的事情。他告訴我，亞洲雜誌每期有兩本送到華盛頓大使館，用航空寄到中國，他又告訴我林語堂的第六本新書，已經開始排印。林作聖的第一本書已將寫完。他最近又得到一本寶貴的著作，是一個印度人，在印度寫 *China's* 失敗的

經過，這本著作，設法由印運美，不曾經過了英國方面的檢查。

她們夫婦住在鄉間，每星期三來紐約一次，在十一點的時候，賽珍珠女士提議他們要先回鄉去了，我們便結束了談話，賽珍珠女士雖然是近五十歲的人，但看去很像三十歲的女人，我忘不掉這位富有朝氣的中國真朋友。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紐約)

我愛重慶

光陰不情，來美忽忽七個月。離開血淚交流的重慶山城，不覺已是一年的辰光。十年來，我會奔波在北國的火線裏，我會旅行在熱帶的城市中，我會遠遠的離開了故鄉，我也會長期的別離了母親妻女。多年漂泊的生活，使我對別離的辛酸已感麻木。但，一年前，當我離開了重慶珊瑚壩的機場時，我竟感到平生來第一次的惆悵，當我回頭追望這座山城，還是巍巍乎立在大江和嘉陵江的中間的時候，一股悲壯和興奮的情緒，使我的眼角，溼潤起來。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族神勇的抗戰五週年紀念了。當我想到這五年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艱苦奮鬥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到這一個大後方的指揮中心——重慶，將來我們寫抗戰勝利史的時候，一切都

要從這座山城寫起。

我愛重慶。在重慶，我們有了幾千年來所不會有的民族新精神。當敵機轟炸的時候，每一個同胞，都站立在自己崗位之上。森嚴的紀律，建立了民族復興的基礎。警報傳來的時候，三歲的小孩，都能拿起他的衣包，向他的防空洞跑去。有些夜晚，市民舉行盛大的遊行，站在嘉陵江邊，你可以看到十萬個火炬，隨着歌聲向前邁進，在江水被照出倒影，連水底的魚兒們，恐怕也要興奮起來。還有，當敵機殘酷的破壞了我們房舍的時候，我們不會聽見過啼哭和哀怨的聲音，往往在一片破片碎礫之

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大標語，上面寫着「愈炸愈強」，真的，中華民族已經開始在怒吼了，這龐大的睡獅已經醒了。

我愛重慶。在重慶，我們有了人類真情的流露。那一般團結合作安慰鼓勵的情緒，恐怕在那裏也找不到。你可以看到幾個幼年童子軍，抬着病人入防空洞。你可以看到赤腳的瓦匠和軍官，一道在飯店裏飲酒。你可以看到在敵機還盤桓在頭上的時候，我們政府官員，已經在市區開始各種工作。你還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青年學生，在傷兵醫院裏工作，許許多多的太太小姐，到保育院去服務。五年來，我們農工商三界，生活都已好轉起來，而以往的中產階級，生活較前大為降低，我們社會裏的階級劃分，已經漸漸模糊起來。真的，我們的一般老百姓，已經打成一片了。

我愛重慶。在重慶，我們有國防生產的堅固熔爐。×××巨大工廠，分散在江邊，山頭，和洞內，千千萬萬個工人，赤着膀子，光着兩腳，日夜不停的在那裏和物質的困難苦鬥。叢林深處，我們的武器，一批批的運到了新的萬里長城上。在每個工廠的角落裏，充滿了歌聲笑聲，這些位大小工程師，功勳實在不下於前線的士兵，許許多多返國的留學生，都已脫去了法蘭絨的西裝，換上了工服草鞋，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都已放下了書本，用雙手開始作建國的工作。真的，新中國已在新主人翁的建設中誕生了。

我愛重慶。在重慶，我們有大自然美麗的環境。那是嘉陵江邊，左邊江裏露出三五小島，右邊岸上飛舞着羣羣小鳥。大後方教育工業中心，都建立在這裏。那是長江的南岸，山頭上林叢中，我們可

以看到，領袖便裝在那裏散步，遠遠跑來幾個小童，向他喊了兩句「委員長萬歲！」委員長含笑點了點頭，小童們又跑去了。四川到處是美景，重慶更是一座雅麗的山城。真的，在這幽美的環境裏，我們已經忘却了敵人給我們的苦痛，大自然降給我們復仇的雄心！

今夜，我們抗戰的五週年，我雖然踏步在繁雜的紐約市裏，但我的心，還圍繞在嘉陵江畔。諸位！聽！太平洋上遠遠傳來了重慶新軍營內的角號，後面陪伴着一片片喊殺的聲音。諸位！今夜在紐約，讓我們大家燃起了青春的火燄，手拉手，肩並肩，挺起胸膛，開放喉嚨，走向中華民族凱旋之門罷！

(三十一年七月七日有紐約)

訪問羅斯福夫人

雙十節，在美國湧起了中華民族的熱潮。記者到康橋 (Cambridge) 參加大波士頓中國學生會國慶紀念大會，歸來，就接到了白宮的訊息，說是十四日下午三時羅斯福夫人接見我。十四日的早晨在百忙中，我又提起了我旅行的小提包，奔向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的政治中心——華盛頓。

白宮，這個舉世注目的政治舞臺的一角，並不像我的想像那樣地輝煌華麗，一所白色的大樓，被片片綠茵所包圍。在四週圍繞着黑色的鐵欄杆，使我聯想到長安街的懷仁堂，但是不見了昂首的大石獅，更沒有朱色金環的大門。欄杆外面，四面都有全副武裝的兵士在守衛；欄杆裏面停着十幾部不同顏色的汽車。

三時前五分記者到了白宮大門，在我拿出了我的美國新聞記者證以後，兩個警士便允許我走向白色的巨廈。到了白宮的門首，有兩個穿着禮服的侍者開門相迎，並且替我脫去了外衣和接去我的帽子。一個穿着藍色便服的人，前來問明了我的姓名，便引入一間大客廳裏。紅色的地毯和沙發，顯得壁上 Cleveland 大總統的油畫感發地輝煌了。

羅總統夫人走進客廳以後，那着藍色便服的人高呼了一聲：Mr. Yan。我們便先握手互相致敬。這位美國一品夫人 (First Lady in America) 給我的印像是非常地和藹而爽直。高高的身體走起路

來更顯得忙碌。那天她穿着草綠色的便服，並沒有任何的裝飾。含笑的面孔上已經起了些許繃紋，立刻使我想到她的不平凡的生活。

兩點過三分我開始了我的訪問。我一共準備了十六個問題，但是因為她那滔滔不絕的回答，我只好問了十二個。

最先，記者請她對於羅斯福總統給一些描寫與觀感，因為她是接近總統的第一個人。她告訴我：描寫自己的丈夫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是她可以告訴我羅斯總統的個性，她說「羅斯總統有極大的自制力」，這種自制力是他事業成功的大原因，此外她說羅斯總統善於觀察，對於各種事務都非常小心，這樣常使他的判斷正確而謹嚴。隨着他的善於觀察的美德，他並且時時在體會人同情人，因而又造出了他的另一個美德——願意接收別人的建議。每次當他出去考察回來的時候，他總要攜帶回來許多的新意見。所以他常常在快樂中度生活，這也許是他處處成功的一個原因吧。

隨後，記者就問她對於蔣夫人的意見如何，她說蔣夫人一定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夫人，她一面幫助蔣委員長主持戰時一切困難的措施，一方面她還致力於雜工合一類的有關文化的事業，蔣夫人並有遠大的眼光，實在是值得讚揚的。正如威爾基回來以後所談的印象：蔣夫人是位最精明的人。

當記者問她是否有意去中國訪問的時候，她回答我在實際的情形下，目前到遠東去簡直是件困難的事情。記者隨即問她每天的日常生活。我們都知道這位美國的「一品夫人」，對於政治是非常有興趣的，據她講，她每天大部份的時間要消耗在回答信件和接見客人。在去年一年裏她接到十萬封信。

雖然和羅總統每天接到四千封信的紀錄相差還遠，但是也足使她的生活趨於紛忙了。她每天在早晨八點半進早餐後，化一點時間在監督整理家務上，然後她要接見她的秘書和有關的隨員。談完了公事以後，她便開始回答各方信件和接見客人。在中午前後她要為世界電信報(World Telegram)寫她的日記(My Day)。由秘書幫她默寫，然後由她改正，這種工作也要費她不到一小時的時光。

下午，她還要繼續寫信和接見客人。有時候這種工作還要延長到晚飯後。她告訴我每天的晚飯，她常常是同羅總統一起進餐，在這個時候，他們兩位談話最多，他們要討論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她不承認羅總統受到她絲毫地影響，並且她說夫婦之間是有互相鼓勵的地方；在她與羅總統之間，她所得到的鼓勵一定要比較大得多。這也許是她謙虛的話，因為她告訴我她和羅總統常常討論一個問題到兩個人人都認為滿意才止。據記者在美國觀察民情的結果，美國一般民衆的意見，大都認為羅總統夫人有不少的地方，要影響到美國的總統的。

記者隨即問她，對於她的四個兒子全去服兵役的感想如何，她講她的四個兒子現在全在軍隊裏服務，她的感想和美國所有做母親的人是一樣。「我們是不喜歡戰爭的，但是當我們為爭取生存與正義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担負起非常的責任。所有的美國做母親的人都和我一樣地期望我們戰爭的勝利。」在那嚴肅的表情中，她微笑了。

在目前，美國的婦女們漸漸都已離開了家庭，走向了社會的各部份，由於大量的男人都已離開了自己的職業，所以美國的婦女們已經跨上了男子的各種崗位。當記者問到羅夫人在大戰以後，這些

婦女是否需要走向十字街頭，和男子相抗衡。她的答題是：在大戰以後，大部份的婦女，是要回到家庭裏去的，但是有些人如果在職業上已居重要的地位，那就要繼續維持和男人做一樣的工作了。

其次的一個問題，記者問她如果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四年再被選為總統的時候，她的觀感如何？因為記者曾聽見過，當羅斯福總統打破美國的慣例，當選第三任大總統的時候，羅斯福太太曾經表示過反對的意見。她告訴我這個問題現在還言之過早，並且好像不會實現的。當羅總統第三屆連任大總統的時候，已經是件出乎意料的事，那時她會勸他不要那樣做。同時她會想到任何人對於國家都有他真正的責任。關於這個問題，她願意說如果將來會實現的話，一切的一切，應當由總統自己去決定。

隨後，我談到了日本婦女的地位問題，她說她不能相信日本婦女會甘心願意犧牲了自己的地位，而去為男人工作侍候，並且順從男子的一切。她相信世界上的婦女全是一樣的，全是相同的，並且是要和男人站在平等的地位，日本婦女這種地位是不會維持長久的，她不相信她們是甘心願意做男子的奴隸的。

記者問她對於戰後的世界和平組織有甚麼意見，她的意見記者認為十分正確。她說：在這次大戰後的世界新的秩序裏，有兩件不容忽視的事情。第一，是要有公平而合理的國際新組織，這種國際的新組織是要建築在一種新的精神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要互相尊敬，互相了解，然後才能有真正的國際組織。如果我們不能放大眼光，從未來的人類真幸福着想，那麼任何的國際組織是不會發生優好的效能的。在這一點上，中美兩大民族的攜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經濟問題，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後，各國的困苦可想而知。我們必須設法解決各民族饑饉。我們必須使各國的人民，都能有充量地食物。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仍然看見各國有失業或災荒的現象，那麼就是人類未來的大不幸了。美國工人福利管理委員會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簡稱 W. P. A.) 的救濟失業工人的辦法，是可供各國仿效的，在亞洲也是一樣。

在她答完了這個問題以後，記者看見壁上的鐘已經指在三點半，記者只好放棄了尚未發問的四個問題，提出最後一個問題。問她對於大公報的讀者，特別是中國的婦女們有甚麼話講，或是信息，要我代傳？在微笑裏，她說：「請你告訴中國的婦女們，我時時在慕念着她們的偉大。她們一方面奔波在戰爭的環境裏幫助國家，幫助她們的父兄，丈夫，去抵抗敵人，去改善戰時的艱苦的新環境。在另一方面她們仍然替政府做着建設的工作，如同教育、看護、作工等，和平時一樣。在這雙重的責任下，她們把自己全部地貢獻給國家，這是值得我們讚揚的。」

三點三十五分，記者結束了談話。在握手告辭前，記者拿出兩份重慶大公報。粗質的紙張和印刷，引起了她很大的興趣，記者告訴她，這是我們大後方的出品。紙張、油墨、鉛字、排版、印刷，我們都是用兩隻手造出來的。她說，要把這戰爭大後方的產物送給羅總統看一看，他一定感到非常有興趣，雖然他們兩位都不懂中國的文字。

當我走出客廳的時候，她又回首向我招呼了一下，便登樓去了。侍者過來助我穿上衣帽，隨後又推開兩扇玻璃門，我便告辭了白宮。在細雨濛濛中，我踏步在本雪文尼亞街上，對於民主國家發生了

新的興趣。

羅靜予先生準備好了「開麥拉」，預備爲我們的談話攝製影片，可惜限於白宮的規章，未得如願。王世雄女士，助我把訪問的經過簡單地用電報打給祖國各報。趙繼振女士隨我前往，助我記錄。這裏，我是要向他們致謝的。

(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於紐約)

關於第八次太平洋學會

第八次太平洋學會，於去年十二月四日至十四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這次大會和歷屆大會相同，會員對會中討論的內容不能對外發表，更不能引用任何代表之言論。因此在太平洋學會正式發表會議經過情形以前，這個國際重要的集會，確給新聞記者一個極大的難題。

上月紐約的中英文各報，都刊登出來大公報對於太平洋學會的社評要點，於是這個不可佈露的開會經過，立刻有了部分公開的必要。據記者調查，這次由美前往赴會的我國代表有施肇基、夏晉麟、周鯨生、方顯庭、李韜、朱世明；另有由祖國趕到的徐淑希。代表團工作的人員有林霖，林牟聖等人。各國出席人員約一百五十人，大會的會期是十天，出席的國家有中國、美國、英國、蘇聯、荷蘭、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菲律賓等十餘國。

一月十二日記者陪同徐淑希博士由紐約前往波斯頓，參加哈佛大學國際問題座談會。徐博士這次由祖國來美，參加太平洋學會，可以說是「不辱使命」。第一，他之赴會，影響了各國代表對我國的態度；第二，他策動了我國在聯合作戰上的地位問題和香港歸還問題的討論。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和得到合理的解決，不能不說是他這次的大貢獻。這次和他一起旅行暢談一切，承他允許，在不違反這次太平洋學會的議決案條件之下，可以寫一段訪問，寄給大公報。

首先我們談到太平洋學會的性質，太平洋學會是一個交換意見的國際集會，也可以說是各國發表對於國際問題態度的場所。赴會的代表，從來都是些在野的政治家，工商界領袖和著名的專家，教授和記者。但這一次有些特殊，各國都有政府方面的人員參加，他們是以個人資格出席，並非代表政府。這一次會場裏發現了不少位和各國外交部有關的人員，如同徐博士，他是我國外交部的顧問兼亞西司司長，其他如洪貝君是美國外交部的顧問，哈米爾頓君是美國外交部的遠東司司長，其他各國亦有以私人資格出席的官員。

據徐博士講，在這次會議裏，有兩件事情很值得注意：第一是各國對於英國統治各弱小民族的政策都抱懷疑的態度，尤其是美國對英國的三個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第二是各國對於我國在聯合國作戰上的地位問題都表重視。關於後一件，我國代表的理論極單純而有力。雖然我們有抗戰到底的意志，雖然我們有用之不竭的人力，但是我們抗戰已到六個年頭；而且自從緬甸失陷以來，又被敵人嚴密封鎖，萬一有意外發生，聯合國必將失掉絕大的幫助，和反攻日寇的根據地。屆時進退兩難，不戰則立刻失敗，戰則曠日持久，難保聯合國間或聯合國內無政治變動，極其危險。由各方面觀之，英美必須澈底與我國合作。各國代表對此頗為感動，提議立刻召集聯合國會議，討論作戰方略和戰後問題。又提議請英美代表向各該國建議，予我國在現有國際機關上有充分發言的權利。

至於會議裏關於一般問題討論的結果，可以分述如下：

(一)關於我國——不平等條約的取消是大會一致所贊同的。實際上在記者和徐博士談話的那天早

晨，各報已經公布了英美兩國和我國訂立廢除領事裁判權和有關特權條約的消息。據徐博士談，不平等條約所留下的問題不外是香港，澳門，九龍和廣州灣的租界地，滇越鐵道等幾個問題而已。關於香港，我國所提歸還的理由有三：

甲、香港的割讓，和口岸的開放，租界的設立，同在利便通商。今口岸和租界的制度既已取消，香港自應同時退還中國。

乙、香港是華南經濟中心，與閩、粵、桂各省不能分離應在同一統治之下。

丙、香港為人民生聚之區，不能用作軍事根據地。若戰後國際間有組織國際軍隊，需用口岸時，可另覓適當地點，不宜再用香港。

我國對戰後問題的態度亦極顯明，即願與各國開誠合作，維持和平機構時，得與各大國站在平等的地位，於國內建設方面，受先進各國技術和財政的援助。我國代表指明世界一部份的繁榮或衰落，與整個世界有關。援助中國，即所以援助各國本身，各國代表皆極了解。

(二)關於對日——關於這個問題，大會的態度可說是一致的。大多數代表都主張根本擊敗日本，根本把他解除武裝，同時禁止其軍閥參政，及禁止其政府鼓吹侵略。他們亦贊成東北和臺灣歸還中國，朝鮮獨立，戰事犯治罪，軍費和損失相當的賠償。

(三)關於南洋——英法荷各國並無意放棄對各屬地的主權。其他各國亦不願「越俎代謀」，只期望各主權國儘量予屬地以自治，俾各弱小民族終能得到解放。

(四)關於印度——因甘地和尼赫魯所領導的政黨無代表出席，討論缺乏精彩。

(五)關於國際組織——英國代表主張太平洋應有地方分會，以處理局部問題。美國代表主張此種分會應有武力以應付事變，中國代表意見未能一致，有對英美主張表示懷疑者，徐博士甚願國內對這個問題加以注意。

(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於紐約)

訪問紐約時報

記者於二月十六日訪問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在紐約時報辦公大樓裏，整整逗留了一百分鐘，對於這個有世界地位的報紙，有了一番新認識。

本來約好去見紐約時報的發行人 Sulzberger 氏，他實際上是時報的總經理，後來因為他抱病入院，由他的秘書，代為約好時報的編輯主任詹姆士君 (Managing Editor, Edwin J. J. Jones) 先作第一次的會談。

這位詹君已是半百開外的人了。記者和他寒暄後，便請他訂出今天談話的時間，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很忙的人。他回答我，多少時間都可以，並且今天談不完，隨便那天還可談。這種對於同業的禮貌，是值得向讀者提及的。

他先問我，有沒有蔣委員長的新書「中國之命運」，我回答他還不會寄到。他說他急於要讀這本書，雖然他已經向董顯光氏提過，書到時寄一本給他，但還請記者隨時隨地設法能使他早日讀到這本書。

下面是在大約半小時裏，我們互相談話的要點：

紐約時報創辦在一八五一年，有功的創業人是 Adolph S. Ochs，現在大部份的股票，還都在他們

親屬的手裏。Mr. Jordan 先生和太太是擁有最大股權四人之一，因為詹君不負營業的責任，所以他無法報告我去年營業的情況，他說去年時報並不會賺很多的錢。時報的三大部：採訪，編輯，和營業，絕對獨立。

詹君在時報服務已經二十八年。在記者讚揚他服務精神時候，他說這並不算稀奇，很有幾位同事，在時報服務已經五十年。他在時報負責採訪部，只管搜集新聞和供給新聞。在他手下有六百多人，裏面包括訪員一百五十人，新聞編輯四十人，和其他各種不同的工作人員。國外的通訊員，現在有不少分散在歐洲非洲亞洲澳洲和南美洲。目前駐重慶的通訊員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原來是時報戲劇版的劇評編輯，遣派他到重慶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未作劇評編輯之前，是個很好的訪員，同時，在日美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正去新加坡。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詹君曾從軍歐洲，所以他對歐非戰局表示十分關切。他說，聯合國的勝利，絕對不成問題，就是爭取時間。

談話轉到了中國的時候，他立刻很快的說：「我對中國一些也不懂。」他說美國在幫助中國接濟中國方面，絲毫不成問題；「但是美國政府如何能用飛機向中國運大量的軍火？」記者說：「最低限度飛機總應當可以運吧。」他說：「那是油的問題。」他不同意記者向他所問的問題：美國政府因為注意歐洲，而忽略了中國。他說「美國是不會忽略了反攻日本的根據地，是在中國大陸上的，我們不能輕視目前實際上的交通困難。」

記者告訴他中國堅苦抗戰情形，他非常的關心。他附帶會問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共產黨在戰時及戰後的問題，一是中國資源開發的問題。魯君對於英國的態度，表示非常的贊成。談到印度問題，我們二人會有小小的爭辯。

最後談到時報銷路。他說紐約時報目前銷路平均每日四十八萬份左右，星期刊銷到八十萬左右。他說去年政府命令各報，省去十分之一的用紙，最近將再省去十分之一。

他告訴我，這個星期，時報的雇員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七人，這個數目，每星期都有變化。

當我告訴他我願意參觀一下時報的時候，門外進來一位含笑的灰髮的人，他是時報人事部主任圖透君(Clarry King Tootle)，他說願意作嚮導。

隨着圖君，我在那十層的大樓裏，上下的兜起圈子來。圖君是位健談的人，談話中時常流露出美國人的幽默。他走到各部裏，男女老少都向他微笑招手。

先到編輯部參觀。最惹人注目的，是社評會議室裏的那幅全世界詳細地圖，正由一個專家在修改顏色。這副地圖整整佔了一面牆。在那間會議室裏，有一個長桌，十幾把椅子。圖君說，十位社評的編輯，每星期在那裏開會兩次，先決定社評的內容要旨，然後分配各編輯担任寫作。

時報編輯部存有照片六百萬張，剪報一百多萬種。星期版的編輯室是獨立的，共有編輯五十多人，他們一個星期不斷的工作，專為出那一份一百多頁的星期版。此外每天發行的婦女版，有四十多人負責編訪。圖君指着戲劇版編輯室裏的一張桌子說：「在貴國的愛命生就坐在這裏」。

記者問時報的職員如何分配？圖君說：「在這三千五百人中，有一千二百人在機器房工作的，大多數的工人都屬於工會，人事部並不會有管理的全權。此外，採訪部有同人六百多人，編輯部有同事六百多人，其餘的人都在營業，人事，推銷，總務各部」。

參觀完了排字房以後，就到了大樓的底層印刷室。排字房共有一百多架的電鑄排字機，在印刷室裏共有二十二架輪轉印報機，每架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四十八頁報紙四萬八千份。我們由印刷室一同回到了詹君的辦公室，圖君便告辭了。

和詹君商好，改天夜間再來看印報和運報。和詹君握別前，我贈送了兩份土報紙的大公報給他。他問我土報紙爲什麼顏色不同。我告訴他大後方報紙，人工造的報紙，什麼原料都要用，不能和時報捲筒紙相比了。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於紐約)

蔣夫人在紐約

在我們全民族流血流汗流淚，同心協力艱苦抗戰第六年代裏，我們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夫人，蔣宋美齡女士，來紐約醫治舊病，剛剛小痊，便奔向美京，飽受了朝野的歡迎。三月一日，蔣夫人由美京來紐約，又轟動了紐約七百多萬的市民。

爲什麼美國人這樣的歡迎蔣夫人？爲什麼成千成萬的美國人，站在街上等候幾小時以上，要看一看這位「中國的一品夫人」？爲什麼她得到了美國國會第一次對於國外女賓的歡迎和重視？解答這個問題的理由很多，不過依我個人的意見，蔣夫人這次訪問美國，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其理由不外：（一）美國朝野人士，對於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魄力和眼光，有無上的欽佩！有無上的景仰！這次蔣夫人來美，他們看到了蔣委員長的最近代表。（二）蔣夫人有不平凡的聰穎，她十分清楚如何利用美國的背景和美國人的心理，並且她具有美國人所最歡迎的天才和外貌。（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全國軍民，抗戰五年半，犧牲了三百萬以上的英勇將士，現在確已換到了較高的國際地位。蔣夫人此來，可以說是代表了我們那三百萬的英魂，受到了聯盟國人士的安慰。

在去歲十一月底蔣夫人到了紐約後，立即就進了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養病。由這個時候起，直到二月底她出了醫院止，關於蔣夫人的消息，中美兩方面都保守着絕對的秘密。我會經見到

幾位隨她來美的人，並且也曾看到幾位負責招待的人士。但我所能得到的消息，只知道蔣夫人確是在養病！在醫院還動了一個小手術。我們大可想像，蔣夫人在這漫漫的三個月裏，躺在病床上，一方遙念着蔣委員長和我們水深火熱的同胞，一方希望自己的疾病早日告痊，再一方計劃着病愈出院後的工作，是怎樣的一種不安寧的心情呢。

在醫士允許她出院以後，聽說她曾經去到 Hyde Park 羅斯福總統的家園休養三四天，羅總統的這所家園。是在哈德森河畔，離開紐約六十哩的地方。

蔣夫人的消息第一次在報紙公佈出來，是在她到了華盛頓的時候，當她在美京的時候，她是羅斯福總統的外賓，下榻白宮裏。最值得注意的，是蔣夫人在國會裏的演說，曾經由各大電臺廣播到全世界，並得到了世界上各國國民熱烈的反響，無怪乎當她來到這世界最大的城市的時候，紐約市的人們，都欣喜若狂呢。

蔣夫人在三月一日(星期一)早晨八時半由華盛頓到了紐約，本雪維尼亞 (Pennsylvania Station) 車站上，早已擠得人山人海，紐約市長拉瓜迪和于總領事先把蔣夫人由車上接了出來，然後由林如斯、賴秀、澳兩女士獻鮮花，然後由拉瓜迪市長陪同出站，由軍警嚴密保護之下，去到紐約最大旅舍 Waldorf Astoria，下榻四十二樓，所住的房子正是從前英國遜帝溫莎夫婦來紐約所住的地方，旅館的大門前，高高的懸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和另一面美國旗，一同飄揚在紐約最華貴的公園路上。

蔣夫人第一次在紐約和大眾相見，是在一日的中午拉瓜迪市長的歡迎席上。市政廳前，擠滿了一

萬多男女市民，來聽她的演說，當紐約市長宣佈給予蔣夫人名譽市民 (Honorary Citizen) 的時候，四面的掌聲雷動，隨後蔣夫人便開始她的第一次在紐約的演說，她首先感謝紐約市長和市民歡迎的盛意，並感謝年來美國人士對於中國抗戰的接濟，並讚揚紐約市的組織和建設，在講演裏，蔣夫人曾經引用到「我城」(Our city)，或是「我們公民」(We Citizens) 等字樣，博得了不少的掌聲，在聽衆裏，我會留心觀察，男女兩性，各佔一半。這裏，可以證明不但美國男人們，願意前來瞻仰一下我們「一品夫人」的风采，就是美國的女性，也要前來看一看這位東方偉大的女性。

蔣夫人講完了短短十分鐘的話，即由市長陪同走進市政廳，那裏市長舉行了一個茶會，她本來答應和茶會上的客人們一一握手，但是經過了她和幾十位握手以後，她便感到了不支，隨身的護士便趕快給上藥品，那排好的一行來賓，只好感到失望了。

我和東西文化協會的海濱先生 (Mr. Beach) 便一齊奔向中國城。三月一日中午，中國城的人士，的確都雀躍起來了，家家戶戶，懸起國旗和綢彩，像是又來到了舊年一樣，勿街上 (Mott Street)，男女老少，擠得水洩不通，個個穿上了新衣服，我好像是真又回到了祖國，綽號中國城「市長」的李君鴻輝說：「今天，中國城的中國人，要在一萬以上」。據我觀察，在紐約的中國同胞三萬多人，最少來了三分之一。

蔣夫人在十二時三刻由市政廳到了中國城，華僑學校的禮堂裏坐滿了一百多位華僑的領袖，當蔣夫人走進時，全體起立，熱烈掌聲擁護。主席劉恩初致完歡迎詞後，蔣夫人用國語在播音機前只講了

短短的十幾句話。她說：「我們的抗戰，已經快到六年，祖國在抗戰期間，得到了海外僑胞的捐助，所以愈戰愈強。今天本人代表將委員長代表全國人民向諸位僑胞致謝，深望各位僑胞繼續努力，好去完成我們最後的勝利，今天因為時間短促，不能多談，等到三日在卡奈基金會堂開會時，再與諸位相見」。在掌聲如雷中，主席又請紐約市長拉瓜迪亞講了短短幾句話，到一點十分便散會了，蔣夫人便回旅舍去了。

我和海濱先生一同去到如意樓午飯，裏面擠得不堪，所幸得到了二個座位，我們倉促的食完了飯，便各自離開了中國城，成千成萬的中美士女，還向華僑學校湧去，原因是他們不會看見了蔣夫人，而要去看一看她到過的空會場。

蔣夫人在紐約第三次的演說，是在二日的晚間，出席美國市民委員會主辦的「歡迎蔣夫人大會」的席上。那天下午，本來有機會接見紐約的新聞記者，後來因為她身體不支，遑醫囑延期了，那個時候起，一般人才知道她的病，確已有了相當的嚴重。那天晚間的大會，她也不會開會的時候到會。晚間 Live 夫婦的晚宴，她也未能前來。

晚間八時後，Madison Square Garden 的廣場上的兩萬座位，(票價由五毛半至十四圓)已經擠得滿滿的。大會的會場，裝飾得美麗非常，廣大的臺上，最高處坐着二百人的唱歌隊，男紫女白，下面就是一百多人的大樂隊，都穿着黑色的禮服，再下擺着三排椅子，坐着講員和貴賓。宋子文部長夫婦，魏道明大使夫婦，董顯光副部長和子總領事都是臺上的貴賓。臺子背面，是一面寬闊的白綢幕，

上面用紫色寫上一個大「凱」字，左右兩旁用白綢作成兩條大柱子，裏面透出燈光，高高的天花板上，佈滿了「青天白日」的旗子，和「滿天星」的旗子，都是藍色白地，像徵着中美兩國的國徽，樓廊四圍，擺滿了「凱」字。樓頂的四方，射下不同顏色的燈光，把那末的一個會場，佈置得非常的動人，這一點是我們應當用心學習的。

大會在八時半開會，蔣夫人在九時五十分才到，但是大會始終按着既定秩序進行。主席是煤油大王的兒子 John D. Rockefeller，司儀是 Frederick H. Wood，他在臺上走來走去，忙個不休，紐約市長又用了他那種怪風格只說了幾句話，然後舉起他的兩手喊道：『蔣夫人並不願多聽大家對她的讚揚，而願多得大砲……蔣夫人，我們紐約七百萬市民部喜歡你 (We Love You)！』說完了，他就倉促的走出去指揮大紐約的防空演習去了，紐約州州長杜威提到中美兩國的戰時的合作，特別讚揚中國人到美國農場上去服務的精神，美國空軍總司令 Arnold 將軍說，他在三個星期以前，是在重慶，他知道中國的需要孔急，但是他隨後又提到運輸的困難，最後他聲明轟炸日本的決心。

蔣夫人進場的時候，由九個飛虎隊隊員領導上臺，二萬多人同時起立熱烈鼓掌，蔣夫人含笑回禮，然後在威爾基致介紹辭之後，蔣夫人開始她的講詞。

全場的燈光變暗，鴉雀無聲，銀光由屋頂射到講壇，蔣夫人慢慢誦讀講詞。蔣夫人穿着黑絲絨的夾袍，黑絨短外衣，長高根的鞋子，面上施着不濃不淡的修飾，頭髮顯出層層的彎曲，銀光下，送出清脆的英語，二萬多人確是為這位女英雄給吸引住了。

她的演說，有力，流暢，充實，並且莊嚴，不願意再記述她的演辭，因而那已經在中美兩國各大報紙，都已全部登了出來。在她這篇講演裏，觀眾中間前後一共起了二十七次的掌聲，美國東海岸的九州的州長，在她演說前後分別致詞歡迎，*Wusun Minister* 歌詠團在她未來之前，曾隨名歌家 *Lawrence Tibbett* 唱我國義勇軍進行曲，在蔣夫人離開會場又唱美國名歌 *American Melodies* 送走了這二萬個聽衆。

蔣夫人第四次講演，是在三日的下午全體僑胞歡迎會的席上，地點在五十七街的卡奈基大會堂，那天清晨，大會堂的前面，便用紅藍白三個國色的彩綢裝飾起來，開會的時間是在下午二時半，但是上午十一時，五十七街上排隊等候入場的僑胞，便排成了長隊，一直排了幾十丈長。天空舞起晚冬的雪片，但是蓋不住男兒們在跳躍着的心，會堂開門後，未能進場的僑胞，還有二三千人，因為會場裏面的座位，只有三千，這些僑胞只好在雪中等候蔣夫人下車時，脫帽致敬，蔣夫人頻頻擺手，露出非常慈愛的表情。

『全體僑胞歡迎蔣委員長夫人大會』在三日下午二時半舉行，卡奈基大會場裏，也擠得滿滿的，臺上坐着僑界的領袖，和董副部長，林語堂先生，李迪俊公使，孟治先生，顧維鈞夫人等一百零三人。大會的主席是劉恩初君，司儀是趙鼎榮君，二時三十五分奏樂開會，然後由抗戰歌詠團唱抗戰歌曲，并由樂隊繼續奏樂，直到三時二十分，蔣夫人到會場，由魏大使于總領事魏太太陪同到臺上，全體僑胞起立致敬，掌聲雷動，達三分鐘不停，蔣夫人先含笑向大衆擺手，後又拿出紫色的手帕，向遠處

和三四層樓上的僑胞攪動，三千顆心在共鳴了。

在唱完中美兩國國歌以後，便向黨國旗和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由于總領事讀總理遺囑，然後青年團員向聯合國國旗致敬，華僑學校學生唱歡迎蔣夫人歌，三時三十二分主席用粵語致歡迎詞，三時三十九分于總領事致介紹詞，他說我們要從中華民國的立場和世界的立場兩方面來歡迎蔣夫人。蔣夫人此來，真是利用『千載一時』的機會，來作『萬世不朽』的事業。並且祝蔣夫人早痊，繼續協助蔣委員長，領導民族抗戰，早日達到最後的勝利。

三時四十六分蔣夫人起立用國語演講，用很親切的語調，慈祥的態度，講了二十三分鐘，除去一陣陣的掌聲以外，全場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出，蔣夫人講完了之後，劉主席又用粵語把講詞介紹了一次，在蔣夫人起立退席的時候，全體僑胞又都起立，大家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反復三次，蔣夫人才在掌聲雷動中，依依而退，司儀在四時十五分宣佈散會。

蔣夫人第五次公開講話，是在四日的傍晚，在于總領事的盛大歡迎會上。那天 Waldorf Astoria 大旅館的四十二樓，真是人山人海了，于總領事發出請柬一千五百份，到會的賓客一共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大家擠得呼吸都感困難，茶會的時間，是五點到七點，蔣夫人本來打算由六時十分到六時四十分出來和來賓相見，但是臨時又因為身體的關係，醫士不准出來很久，只在六時三十六分到六時四十分出來和來賓相見五分鐘。并且只在播音機前講了一句話：『我今天不能講話，只到這裏向諸位致謝！』于總領事的短短介紹詞非常動聽，其中一句，他說：『……今天醫士禁止夫人向諸位貴賓握

手，但是醫士決不能禁止夫人的貴賓，鼓掌遙遙祝禱蔣委員長和四萬萬中國同胞」。于總領事講罷，一陣熱烈的掌聲，震動了全廳，樂聲起處，蔣夫人由魏大使于總領事朱武官相伴退席了。

蔣夫人最末次的公開談話，是在五日下午二時記者會議席上答紐約各記者問話，地點在 *Waldorf Astoria* 大旅館的四樓，函請到會的紐約各報記者一共一百四五十人，這個記者會議一同舉行了三十分鐘。她在各報攝影記者在另一間屋內照完了多張的像以後，便走進會議的屋子來，全體記者全都起立致敬，先由董顯光副部長介紹各報記者和蔣夫人相見，然後蔣夫人坐在中央依次解答各報記者的發問，在整整三十分鐘裏，她一共答了二十五個問題。有些問題，她答得非常誠懇，有些問題，她答得非常嚴肅，並且還有一些問題，她會用了極短的時間思索，各記者的問題，因為中美兩國的各大報都已登載，所以這裏也不再重述了。

蔣夫人於一日來紐，一共參加六次公開的會，我覺得非常幸運，這六個會都能得到全部參加的機會，我第一次用記者證，是去年十月十四日去白宮謁見羅斯福總統夫人的時候，那時，我還問到羅夫人對蔣夫人的意見，最近一次用記者證，就是這次三月五日的記者會議裏。四個月前，羅夫人還在遙遙讚揚蔣夫人，現在這兩位「一品夫人」已經相聚多次了，還有，追想起上次謁見蔣夫人，還是在三年前重慶沙坪壩的南開學校，那時學生對蔣委員長和蔣夫人熱烈的歡迎的種種情景，正好像目前僑胞的種種情景一樣，這些，都使我感到了時光的不情和世界的渺小。

但是，蔣夫人確比三年前憔悴多了，當這封通訊還不會寄到祖國的時候，她已經支撐着尚未痊

愈的身體，開始他那辛勞的長途旅行了，在她離開紐約的前夕，我立刻想到了水深火熱的祖國，日夜辛艱的領袖，和那六年來不曾離開祖國故土的三百萬奮勇將士的英魂！還有那，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中華健兒的一片喊殺的吼聲！蔣夫人！任重道遠！爲國珍重！

(三十二年三月十日於紐約)

春天的煩惱

雖然到了復活節，紐約却還是陰雨連綿，天際裏層層的厚雲，却還含着多少的雪意，河邊大道和中央公園，綠芽已經遍滿大地，但是仍然找不到春的來臨。紐約的人士感到一種罕有的煩惱，記者却感到這種令人煩惱的天氣，正象徵着目前國際的局面。

在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中，無時無地不在浮露出矛盾的現象。這些矛盾的現象，想起來實在令我們煩惱，我願意把這些煩惱的情緒，說給親愛的讀者聽一聽，當然遠隔着那多愁的太平洋，也有不少共鳴的人呢。

第一件事，在我到美一年半的時光裏，日夜使我感到十二分煩惱的，就是關於我們在美宣傳的不足。舉一個顯明例子：就是那「滿洲國」(Manchu Kuo)可恥的名詞，依然擺在此間印行的中國地圖上。美國參戰已經整整十八個月了，但是，我真不明白爲什麼這一點點的國際宣傳，我們還不曾下過一些功夫。去年在紐約市政廳舉行的朝鮮問題大會席上，拉鐵摩爾曾經說道：「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在這次回到美國，依然看見有這侮辱聯合國的名詞發現在各報紙上。」這裏，記者願意報告給讀者，我的「人」雖然「微」，「言」雖然「輕」，但是不論在那一個演說裏，我都要大聲疾呼的喊道：「Manchu 是滿洲，Kuo 是國，說滿洲是一個國，正和說紐約是一個國一樣的可笑。都是我們的

敵人日本所最喜歡聽的。」

第二件事，我感到十二分煩惱的，是美國對於我們援助的問題。十幾個月來，加緊援助中國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尤其是緬甸失陷以後，一般美國的老百姓，同情中國已是普遍的趨勢。到了蔣夫人這次來美，援助中國問題，確是更得到美國朝野的注目。但是他們對於邱吉爾的「希特勒第一」主義，是一致贊同的。不過，記者認為儘管「希特勒第一」，然而我們不能說日本不是我們的敵人，更不能認為先打歐洲，就忘掉珍珠港那一幕的慘劇。如果每天高喊援助中國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不能再作進一步的努力，那就等於說我們對於這一次戰爭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不能再作進一步的奮鬥是一樣的。

第三件使我煩惱的矛盾事情，是美國人士對於威爾基遠遊歸來的觀感，發生了兩種不同的見解，第一，一般的老百姓，的確認為威爾基遠行歸來的演說是一篇劃時代的正論，他的理論，深深的打進了一般平民的內心，試看他的新著 *One World* 在第一個月中銷到了五十萬冊，就是一個例子。第二，但是我們由反面看去，不只在位的民主黨的官員嫌他太激烈太前進，就是共和黨裏面的許許多多資本案，對他的主張，也懼怕起來。這個問題要看明年大選的情形，才能測出他這一次遠行的反響。

第四，蔣夫人這次遊美，得到很大的成功。對於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增高了不少。雖然，美國人士的歡迎蔣夫人，因為她是代表我們抗戰六年的軍民，不過歡迎的熱忱確有些「美國化」，換言之，過於注意形式，並且恐怕又犯了五分鐘熱心的毛病。

第五，美國參戰一年半後，同樣發生許多矛盾現象，常常使人感到煩惱。許多美國人士批評我們戰時措施有不當的地方，但是美國人也要承認他們種種措施也有值得我們指正的。

最後，我不能不替留美的青年講幾句話。無論由那一方面看去，這些留美的中國學生將來全是建國人才的一部，他們有些已經學成，但是無法回國效命，有些已經開始在美國的工廠和機關裏實習與建國有關的技術，還有些日夜埋頭研究各種學問。美國政府一方面派員去中國，另一方面請中國的專家來美，無非是要幫忙中國培養人才；但是對於這幾百個未來建國人才，却不能根本為中國打算，替他們設法免除兵役上的徵調。雖然目前有個緩役的暫時辦法，不過美國徵兵法令時時改變，說不定早晚還要有問題發生，這一點記者認為是中美關係的一個大矛盾，我們是應當設法消除的。

我希望，幾天後，春風徐徐吹來的時候，把這些煩惱一掃而光。

(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寫於紐約)

如何促進中美關係

學術建國討論會雖然誕生才一年，但是她無疑的已經是留美中國學生目前最重要的組織了，在過去的一年裏，留美中國學生戰時學術計劃委員會和華美協進社，曾作最大努力，倡導各地中國同學的學術建國討論。到現在，在這新大陸上，這種討論會，已有三十二處。這個討論會的中心，是在紐約。這裏值得提出的，是孟治先生，（他是留美中國學生戰時學術計劃委員會的幹事長，和華美協進社的負責人）在這一方面，曾經費去很大的心血，把沉寂多時的留美學生們，領導到抗建大路上來。同時，記者深深覺得榮幸，在這過去的一年裏，也曾經爲了這種組織化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去年十月間，記者訪問羅斯福天人的時候，在白宮裏，曾詢問她是否願對中國留美同學講一次話，她很高興。歸來就向孟治先生建議，結果幾經商討，這個計劃在今年的五月八日實現了。

在這一初春的傍晚，夕陽照在哈德森的河邊大道上，同學們都懷着欣慰的心情，把萬國大廈的 Home Room 佈置得異常美觀。正面牆上，高高的懸着中美兩面大國旗，在燈光斜照下，偉大而動人，一對對中美小國旗，很齊整的貼在牆壁上。在會場外，休息室裏擺着長桌，陳列着鮮花中美國旗和紅色的神燭，這是招待羅夫人晚飯（中餐）的餐室。

時間剛過六點鐘，羅夫人就獨自走了進來，在便餐席上，二十幾位中國男女青年，（都是學術建

國討論會的負責人)，陪着這位美國的一品夫人，談話進餐。羅夫人很喜歡吃中國飯，並且還用了筷子來吃米飯。在她的日記裏，(MY DAY 每天在世界電訊報登載)，她還描寫過這頓美味的中國飯呢。

晚飯後，大家自由談話。八點鐘正式開會，到會的會員和來賓二百餘人。開會後全體合唱中美國歌，然後由孟治主席致開會詞，他先以國語說了幾句話，然後用英語致開會詞。他先說明這是學術健國討論會第十三次大會，也就是週年大會，現在在全美國學健討論會的單位已有三十二處，參加討論的學生已一千餘人。中國留美學生已有九十六年的歷史，但是始終感到對祖國貢獻不多。其後，他介紹羅夫人，他說羅夫人是不必介紹的，她不只是美國的第一位夫人，並且還是愛護世界學生的第一位夫人。

在熱烈的掌聲裏，羅夫人起立講演，在中美的國徽前和銀光下，她說話時常露出微笑，給大家一種和藹可親的印象。她那天演說的題目是：『中國留美學生對於中美關係上的責任』。她開始先說：『……………我感覺我不配來講這個題目，我更感覺，我不懂如何能在日常生活裏，增加我們彼此的瞭解。但是我很願意來向諸位談話……………』。

她演說的第一點，說明如果打算實現我們未來的理想世界，一定要研究關於其他國家的情形。她說：『……………當蔣夫人在白宮的時候，我發現我們談話的時候愈多，彼此不明瞭的地方愈多。蔣夫人要我介紹一些對於中國有用的事情，我就把HANK和全美資源委員會的各方面，都告訴了她，她並

不知道 T.V.A. (T.V.A. 係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之簡稱，普通譯作坦那西河流域行政公署，係美國政府特別機關，管理坦那西河流域之水利，發電，改良土壤等事。) 相同的，我對於中國的情形也有許多不懂的地方。由此可以證明目前我們需要互相研究，互相了解，這種工作極其重要。……

第二點，她提到如果打算明瞭外國的情形，便必須先明白自己的國家。她說：「……諸位如果打算明瞭美國或其他國家，一定要設法明瞭諸位自己的國家，那末，諸位才能說出中國目前需要是什麼，再決定要讀那一門或研究那一科……。」談到這裏，她又提出實際視察事務的重要性，她更說明她實際視察事務的經驗。她說她很感謝羅斯福總統給他到處去視察的機會。當年羅斯福先生作紐約州長的時候，她曾經隨着去視察監獄，她並不去看菜單子，而去到廚房去看所作的菜飯，這樣可以把事情觀察得更清楚，把事情觀察清楚，才能解決問題。中國的同學，在美國不應當只注意到書本上的知識，更應當實地去實習，實際用手去操作。

第三點，她向中國的青年說：「……如果諸位打算明瞭美國的情形，必須多和美國人民來往接觸。必須明瞭美國人民的各方面，去到美國人的家裏，和他們談天，這樣可以增加雙方的了解，中美兩大民族才可有更深的友誼……。」

第四點，她談到種族歧視的問題。她說大家必須認清人類天生來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種族的歧視』，『對弱小民族的偏見』，都是由於互相隔膜所致。在未來的理想世界裏，各民族各國必須互

相多作體會的功夫。中國留美學生在這一方面責任是特別的重大。

羅斯福夫人確是一位健談的夫人，那一天她已經在其他地方講演過兩次，但是又向中國同學整整講了五十分鐘。講演畢，同學相繼發問，她一一作答。有一位同學問到中國同學被徵發的問題，她說她非常關心，她一定去問一問負責機關。另有一位同學問他是否有去中國的意思，她含笑說：我很願意去，並沒有具體的答覆。

因為她太累了，所以答覆完了問題，她就先走了。那時學建會音樂組正在演奏着抗敵歌。記者把她送出萬國大廈，才知道她沒有車子，趕快在街上叫了一輛黃汽車（Taxi）當記者預付了車資的時候，她又連聲道謝。

（三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寫於紐約）

輸血記

天下最可憐而可敬的兵士，恐怕是我們祖國戰場上的健兒了。長城之役，我在喜峯口前線的後方醫院服務的時候，我曾親耳聽到該人聽聞的故事，那就是在那醫院裏，幾個大夫在一個傷兵的肺部取出了一個子彈，因為沒有麻藥，要用四個壯漢，用力按住傷兵在那手術台上，夫動手術，當時我幾乎不敢相信。漢口失陷後，一位老同學，跑到重慶來看我，他是砲兵連連長，他告訴我他在前線已是九死一生，結果被兩個輕傷的兵士救了回來，我就問他：「你受了輕傷還是重傷？」他說：「也不是輕傷，也不是重傷，是『打擺子』（瘧疾）；我躺在地上兩天不能動，身體發熱發冷，因為身邊沒有金雞納霜藥丸，如果沒有兩位輕傷的兄弟走過那裏，我就喪了命了。」由於這兩個故事，令我近年始終難忘的，是如何能去為那些無醫無藥為民族流血的同胞們盡我一些本分。

和鄂西大捷同時傳來的好消息，是「華人血庫」在紐約的成立，這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這個華人血庫，是由美國醫藥助華會所創設，預備在美國先存貯相當的血，然後由輸血隊携往中國，繼續工作，這個輸血隊，由易見龍大夫率領，護士有劉覃志雲及何祝萱女士等。華人血庫，六月七日在那疏街一百五十四號論壇報大樓十一層上正式成立了，自此後我們前線的同胞，可以得到機會減輕死亡的數目。

我趕到論壇報大樓，是在六月七日的上午十時，在大樓的門口，我遇到了劉瑞恆大夫，他是第一個輸血的人，我們談了幾句話之後，拉瓜迪亞市長陸紐約市政府工程局長許董榮氏和于總領事俊吉一同進來，我們一同上了樓，到血庫的辦公樓以後，著名記者鮑威爾已坐着病人車來參加開幕的盛會。

那天並沒有開幕的節目，開幕的典禮就是開始輸血，在開始輸血前，照了幾張相片，作為紀念，拉瓜迪亞市長非常高興，一再拍着鮑威爾的肩連聲問候。

第一位躺在床上輸血的是醫界的前輩劉瑞恆先生，他比在香港時消瘦了許多，這次在旅次中很熱心倡導輸血，那天下午，他還要趕回華盛頓，去參加白宮裏羅斯福夫人招待出席國際糧食會議代表的茶會，這是值得讚揚的。和他一同來輸血的是朱章廣大夫，他在自己輸血以前還照了不少張的相片。

其次輸血的是于俊吉總領事，他在百忙之中肯來輸血，也是值得欽佩的。女同胞第一位輸血的是伍寶春女士，第二位是顏雅清女士，他們二人年歲不同，體魄不同，所以二人輸血的反應也不同，顏女士好像有些疲倦。

記者是第六個輸血的人，那天早晨就不會進早點，只喝了兩杯橘子水，十一時半左右，輪到我輸血。向伍寶春女士辦理註冊手續，並且簽了一個名字，聲明輸血出於是自願，將來無論何人不能向血庫起任何的糾紛，然後由鮑小姐驗過我的血形和血質，我的血是O形，我的血質是百分之八十，然後走進男子輸血室，脫去了上衣和襯衫，先由易見龍大夫檢查我的血壓，可惜那壓器臨時發生了一些毛病，我記得二年前在重慶中央醫院曾經驗過血壓，大夫說血壓有點高（一百五十度以上），囑我一切

小心，現在體重已經快到一百九十磅，血壓漲縮，目前恐怕也是個值得掛念的問題，那天未能查出血壓，深覺悵悵。

輸血並不如想像的那高嚴重，也不感到任何的痛苦，在血庫義務服務的海門女士，先把我的右臂洗淨後，好像是給我打了一針麻藥，然後開始輸血，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落雨，大約有十分鐘的樣子，劉覃志雲女士就把輸血的針拔了出去，易大夫走來問我感覺怎樣？我說：『沒有甚麼。』他說：『好。』旁邊的何女士送過一杯冰鎮的牛奶，我就坐起來慢慢把牠飲完，覺得非常可口，因為肚皮裏已經嗚嗚作響了。看到瓶內自己的鮮血，心裏感到有些疲倦，但是當我站在地上的時候，還是覺得和平時一樣，這天我輸出了三百五十CC，回到休息室內自己衝了一下體重，也不見得有所減少，那天輸血的人一共十四位，其中三位是紐約大學的學生。

鮑秀曄小姐給我插上了輸血紀念章，心裏覺得非常快樂，因為這是在海外對祖國所能盡的最小本分。十二點半，我辭別了華人血庫，下午照常工作，也沒有感到甚麼痛苦，我想六星期以後，我要再往輸血，去盡最低限度的國民本分。

我深願這唯一的華人血庫，早日返回祖國，我深願我們不能在前線流血的兄弟姊妹們，在這安全的环境裏，也要為民族流出一些少量的血。我時時在掛念着那千百萬在前方缺醫缺藥的將士們，我深盼我的血能早日運到我們的新萬里長城之上。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日於紐約）

戰時體育

時光過得真快，到美不覺一年有半，雖然工作和功課逼得我日夜在這大紐約裏奔波着，但是對於我個人一向注意的問題——體育——始終不會忘懷。那是整整半年前的事情了，當我到愛我華城（Lowry）時，我會特地去看麥克樂教授（G. H. Mackay），在匆忙的旅程中，我和他作了一次很長的談話。

麥克樂教授，是愛我華大學體育主任，在美國體育界很有地位。他曾在我國中央大學任教有年，不但對於我國體育問題有相當認識，並且還能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國話。

第一個問題，談到戰時體育是否應當照常推進。麥教授說：在戰時，體育當然應該繼續推動，在全美國每年最少要有六百萬到一千萬人缺席工作，這都是因為疏於預防和缺少耐勞終日的身體所致。不過，在戰時體育的推動要改變一種方式。承平時期的體育設備，在戰時是無力推行的。尤其是在中國，只有很少的學校在訓練體育的人才，至於體育的設備，更是不足了。

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另外一種運動，那就是在家庭裏能採用的運動——柔軟體操。正如上面所談的，在全美五千萬服務工廠的人，每天要有百分之八的工人不能到廠作事。這百分之八的工人都是因為了身體有病。在一九四一年裏，全美國的工廠裏一共有四千萬個「Man Day」（一人工作一天之單位）缺席，有些因為傷風，有些因為疲倦，不是因為臨時有病，就是因為長期體弱。有什麼法子可使這些

人注意他們的身體，或是設法請他們跑到運動場上去鍛練一下體格，却是當前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因此麥教授在最近編了一種「紅白藍操」，來代替運動場上的運動，這在非常時期的貢獻，是有無上價值的。他告訴我「紅操」比較簡易，是為身體不强的人們所用的，「白操」是為身體稍強的人們所用的，「藍操」比較難作，要費一些體力。每種體操分男女兩種，這「紅白藍操」的目的，是要鍛練（一）腹部，（二）四肢，（三）雙臂屈伸。

這種體操很適合家庭的採用，如果一家有三個人可以同時練習，每個人可以操練「紅白藍操」的一種，同時運動，也可以避免這種體操的單調，換言之，除去體育的價值以外，還有社交的價值，所以很容易推動。第一個採納「紅白藍操」的，是愛我華州的體育委員會主席 Johnson。在各中小學裏有很多已經採用這種體操，他們的口號是「去作你家庭裏的體育教師」。他們除自己在學校裏參加這種體育以外，並且回到家裏去推動。現在這「紅白藍操」在美國已經相當的普遍了。

這種體操的優點，是不用麻煩的器械，譬如說吧：「引體向上」可以用兩個椅子擺上一根木棍，甚至洗地板抹布的木柄都可以實用，還可以由兩個人拿木棍，一個人操練，這樣可以代替了室外的單槓，至於「雙臂屈伸」「仰臥起坐」和「全蹲」更不用設備了。這種體操可以用測驗的方法來訂標準，來檢查成績。一種印好的測驗表，可以每天應用，來查自己是否有進步。

我們談到這裏，麥教授親自脫去外衣，在會客廳裏實地的表演起來，他把這三種操都作了一次，並且請記者也和他合作，來證明同時演作兩種不同的操，確是非常的有興趣。在那十幾分鐘裏，我們

兩人都出了汗。

經過了片刻的休息，我們的談話中心轉到了中國的體育問題。他說中國舊有的體育，有牠的價值。國術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牠和西洋的柔軟體操，土風操，以及其他各種 Folk Dance 有相同的功用。不過國術需要專家再下一點功夫，專門研究一下。

近年來中國的球類運動很發展，譬如足球一項，成績已經很是進步，和美國比較最差的是棒球。在中國推行西洋體育，要看大家的興趣，各種球類，在中國也都非常普遍。至於西洋拳賽和摔跤也不必在中國馬上提倡。因為體育是一種方法，中國舊有的體育方法，如果也能達到健身目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所以，在中國提倡體育，還需要很多的研究工作。麥教授強調的主張，在中國需要一兩個體育專門學校，這個專門學校要有和大學同等的程度，要排定四年的課程，第一要研究體育行政。近年來中國的學校體育，已經可以說略具規模，但是社會體育還不會大規模推進，這一方面還需要許多的人才來努力。第二，應該在科學上多對體育作深刻研究。這個體育學校，一定要設有一個研究的中心，去研究各種有關體育的各種問題。

臨別，麥教授送給我一本「紅白藍操」的說明，我想不久把牠譯給讀者，也許是大後方體育界所需要的吧！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五日於紐約)

威爾基先生會見記

威爾基先生，的確是一天比一天的重要了。自從他環球旅行歸來以後，無疑的，共和黨和他自己在美國的聲望日增，尤其是他的新著「天下一家」問世以來，也真可以說是聲價十倍了。

由於美國人士漸漸感到了戰爭的苦痛，尤於太平洋上戰局迄未十分開朗，由於美國政府沒有明顯的政策，由於羅斯福總統說不出和邱吉爾同樣的話來，美國的一般老百姓，漸漸對於這位在野比較前進的政治家威爾基，發生了較大的信仰。

一天，和一位美國朋友談話的結果，促起記者訪問威爾基先生的動機。最近威爾基先生非常的忙，他旅行各處，訪問各方面的朋友，去促進他和朋友們的友誼。據說他上次競選時，對這方面很是疏忽，無疑的，這次他改變了作風。記者和他的秘書琼斯 (Tom Jones) 接洽了三四次，才安排好會見的時間。

會見的時間，是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地點在百老街十五號 (15 Broad Street) 他的辦公樓。

這是一個出名的律師，所以他的辦公室和其他律師事務所安排得差不多，門外牆壁上鑲着 Wendell I. Willkie 的名字。他這間辦公室非常寬闊，由那兩扇巨窗可以看見矗立在哈德森河畔的和平神像，使人有一種雄偉的感覺。他的辦公桌非常巨大，上面擺着一座電話，還有許多的文件在那裏散放着。

當記者走進辦公室的時候，他立刻停止閱讀信件，遠遠的伸出手，和我很熱烈的握手，然後就請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前，我便開始了訪問。記者曾經見過他幾次，但是這還是初次坐下來和他慢慢的談話。

記者首先問他是否還記得重慶大公報，他說當然記得。隨後記者便說明訪問的目的——願意知道他自從環遊世界歸來，對於當前各種問題的觀感，他說我們最好避免討論大問題，因為在短時間內是很難談出若干具體的結論。

記者第一個問題是：「威爾基先生！你對於蔣夫人這次來美有什麼觀感？」他含笑的回答我：「蔣夫人這次訪問，的確得到了偉大的成功，她這次旅行的效果非常深遠。以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國女性現身美國，幾次不平凡的演講，在美國人民的腦海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據我個人的記憶，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在美國曾經得到比她更廣大的聲望了。在歷史上，她這次的訪問，是件不易忘掉的事蹟，她已經被認為是一位國際重要人物了。」

其次，記者問他關於取消排華律的意見。他說他個人非常贊助取消這種國際間不平等的法律。隨後記者又問他關於大西洋憲章的看法。他說：「我當然贊成這部大西洋憲章；但是牠必須要一樣的應用在太平洋上。因為這部憲章要設法把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問題，都要謀得解決的途徑。我們應當時時刻刻在考慮着遠東人民的福利，不然許多世界上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隨後記者問到他的新著「天下一家」，這本書出版以來，不過三個月，銷路已經超過百萬，打破

了美國出版界的記錄。記者順便提出了他在「天下一家」裏所提到的兩個人物，一位是張伯苓先生，一位是蔣緯國先生。當我問他對這兩位的印象的時候，他告訴我：「是的，我在重慶見到了南開學校的校長張伯苓先生，他有遠大的眼光，他是一位非常能幹的事業家，他是一位有修養的學者，並且他還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紳士。在中國的前線，我見到了蔣委員長的哲嗣緯國先生，他是活潑有力，有學術修養的青年軍官。」

談到這裏，記者提出了關於明年美國大選的問題，他聽到了這個問題，好像特別注意，在那無聲的微笑裏，神情非常嚴肅。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第四次競選，表示反對的意見。

記者發問：「那麥威爾基先生！你一定要出山作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了。」他說目前他還不會決定。記者又問他幾時才能決定，他說不一定，或許六個月以後才能決定。

記者問：「威爾基先生假如明年你當選第三十三屆的美國大總統，那我很願意事前知道你對中國的政策。」他說：「不論是在戰時以及戰後，我將要永遠為中國人民去盡我最大的努力。在未來幸福的世界裏，是不能缺少中國的。中美兩國戰後的關係，一定要建築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上。」

接着記者又問他對於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否樂觀。他說歐洲的局面確是比以前好一些。記者又問他對於美國政府援助遠東聯合國的情形，是否比以前有進步。他說他略為感到好一點，但是還不满意。

當記者問他私人生活的時候，他說私人方面，他是一個律師，沒有什麼值得報告的。在公務方面，他說恐怕大家全都聽得了。這當然是指關於共和黨的活動而言。他只告訴我他寫作的時間是在早晨

我們的談話回到中國的問題，他說他對於蔣委員長的印象很深，在他和蔣委員長幾次的會見裏，他感到蔣委員長是個有高遠見解的領袖，蔣委員長不但對於中國內部的問題清晰的明瞭，並且對於世界的大事也有清楚的認識。他說對於中國共產黨問題不十分清楚，但是他相信這個問題不嚴重，不會像許多其他美國人士那樣焦心。

記者又問他關於美國鑛工罷工問題的觀感，他說：『這個問題並不嚴重，這是在社會進展中必有現象。社會的改造過程過去以後，這些問題自然就會解決了。至於政府解決罷工問題的辦法，我個人保留我的意見，因為我對目前美國政府負責行政的人員的措施，有很多的地方不表贊同，這些就不便向一位外國記者多談了。』

最後一個問題，我問他有什麼話願意向大公報的讀者們講。他說：『請代我向他們致候，我熱烈的擁護中國和她的人民。我願意盡我一切的可能去為中國人民而努力。』話別前，我問他是否再度來中國，他說：『目前還沒有機會，但是我非常願意再有這樣的機會。』

記者告別，他又向記者寒暄了幾句。我和這位雄偉的政治家緊緊的握手，他說：『願你在美國有很好的時光！』

(三十二年七月七日於紐約)

美國的文盲問題

在這「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裏，裝着不少的困難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因爲美國參戰而發生的，有些是在戰前就已存在的。不過，不管這些問題，是新還是舊，牠們對於美國戰時總動員的影響，却是相同的。記者願意把美國戰時的種種困難問題，慢慢報告給讀者，我想美國問題可供我們參考的地方一定不少。今天先提出美國文盲的問題。一般人看來，文盲在美國似乎已經不會成爲問題，不過，事實上，美國的文盲對美國人力 (Man Power) 總動員的影響，非常鉅大。

記者曾經跑到美國商務部紐約辦事處的統計室，去搜集最近全美國的文盲統計，據負責人告訴我，一九四〇年的文盲統計還不會編好，所以記者只能找到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在一九二〇年，美國十歲以上的人民，包括美國人和入籍僑民，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人，其中有文盲四百九十三萬一千九百零五人，佔百分之六；其中白人佔百分之四，黑人佔百分之二十二。九，其他各入籍僑民佔百分之二十五。六。一九三〇年同樣的統計，在九千八百七十二萬三千零四十七人裏，文盲有四百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人，佔百分之四。三，其中白人的文盲百分比才佔百分之二。七，黑人佔百分之十六。三，其他各入籍僑民佔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二〇年的美國文盲，在十歲到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二。三，十五歲到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三，二

十歲到二十四歲者佔百分之四·二，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五·六，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七，四十五歲到五十四歲者佔百分之八·二，五十五歲到六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九·一，六十五歲以上者佔百分之十二，年歲不明的佔百分之十·四。一九三〇年的美國文盲，在十歲到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二·二，十五歲到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一·九，二十歲到二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二·七，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三·三，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五·二，四十五歲到五十四歲者佔百分之六·六，五十五歲到六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七·二，六十五歲以上者佔九·七，年歲不明者佔百分之七。

由以上兩種統計，我們可以看出：①黑人和其他人籍僑民之文盲比數遠超過白人。②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〇年文盲的總數少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二人。③文盲的比數和年齡成正比例。據一九〇〇年的統計，美國十歲以上的文盲，有六百一十八萬零六十九人。一九一〇年的十歲以上文盲共有五百五十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三人。由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三十年之中，美國一共掃除了一百八十九萬六千三百一十六個文盲，平均看來，每十年掃除文盲的數目大約有六十萬上下，所以一九四〇年的文盲統計尚未公布，但是據以往的統計來推測，大約在三百六十萬左右。

美國的文盲問題雖然不太嚴重，但是對於美國的徵兵工作也很有影響。因為美國現代化的部隊裏，許多的職務不是文盲所能勝任的，據統計，在陸軍裏，每一百個人裏，要有六十七個技術的人員，在一個現代三角式的師團（A modern Triangular Division）每一百個人裏要有八十七個專門人員，

像目不識丁的約克 (Greene) 排長，在上次大戰中生擒德兵一百三十二人的故事，在這次大戰裏恐怕很難重演了。

據最近美國官方的統計，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國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共有七千四百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三十六人，其中有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三人未曾入校讀書；有七百三十萬四千六百八十九人入校一年到四年；並有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七十人，不曾報告是否入學，這一千萬上下的人，可以說是沒有閱讀能力的人。此外在一九四〇年底由僑民登記的統計裏，大約有七十萬人用「十」「X」來代替簽名的。同時在美國徵兵局第一次的登記統計裏，有三十五萬個名字，也是如此簽名的。

在上次大戰裏，在每一百個美國的應徵的人裏面，有五個大學生，四個中學畢業生，十二個中學生，七十九個曾經入學讀書的。在這次大戰裏，每一百個應徵的人，有十一個大學生，三十個中學生，二十八個中學生，三十一個是曾經入校讀過書的。由這兩個統計，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教育的程度，在兩次大戰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在這次大戰中，美國的徵兵局第一次試驗入伍兵士的時候，先由他們所填的表格上來判斷他是不否文盲，如果認為他有文盲嫌疑，那就要他解答幾個簡單的問題：像「一隻牛和一隻老鼠那個比較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嗎？」在四個月裏，因為不能及格這種測驗而服役的人，一共有十五萬。美國徵兵局曾經設法在短期間掃除這些文盲。他們用十三個到十六個星期來訓練這些文盲，使他們能粗通文字，據負責當局去年十一月間的報告：有十二萬五千到十五萬人受過以上的訓練。

美國的文盲，不僅影響軍隊的徵集，同時更影響了國防工作，以上各種統計，全是去年發表的。今年，美國不只是大量徵募本國兵士，並且連外國的僑民也開始徵起來了，我敢斷言文盲問題更要嚴重起來。美國當局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實在值得注意。

我國在戰前文盲的數目在二萬萬以上，但是經過最近幾年政府當局的努力，已經掃除了三千七百八十七萬九千一百三十二個文盲，在民國三十一年年度裏，竟掃除了文盲七百二十五萬五千三百五十六人，如果美國政府也能有和我們相同的成績，那麼美國的文盲不是在半年內就可全部掃除了嗎？

(三十二年八月三日於紐約)

關於國際糧食會議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會議，簡稱國際糧食會議，是聯合國籌畫解決戰後國際經濟問題的第一次會議。這個會議，共有四十五個國家參加。本年五月十八日起，在美國南部的勝地，佛吉尼亞州溫泉飯店舉行大會十七天。各國專家齊集一堂，共同討論世界上最重要之民食問題，不能不說是近史上值得大書的一頁。

在紐約，遇到了我國出席糧食會議首席代表郭秉文氏，暢談糧食會議一切，很令人興奮。記者還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遇見郭氏，一別七載，他的精神越發飽滿，看不出他飽嘗英倫三島的彈下風霜。他在這次會議裏，可以說是為國增光。共和黨的幸運雜誌八月號，雖然批評糧食會議，但是却說郭氏是最好的演說家，並且還刊登了他的像片多幀，這可見他的表現了。

這一次參加會議的國家共四十五國。最初受美國政府邀請的有四十二國，後來「戰鬥法國」加入，成了四十三國，連美國在內一共四十四國。這四十四國計中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加拿大，哥斯達利加，古巴，捷克，多明尼亞，薩爾瓦多，阿比西尼亞，法國，英國，希臘，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拉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菲律賓，波蘭，南非聯邦，蘇聯，美國，南斯拉夫，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埃及，冰島，

伊朗，利比里亞，巴拉圭，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以上各國，除美國外，先後接受美國的邀請，派遣代表出席會議。此外丹麥駐美公使得到美國政府同意，以個人資格，參加會議，所以這次參加的國家共計四十五國。

我國政府應美國政府的邀請，四月五日特派郭秉文氏，席德懋氏，鄒秉文氏，劉瑞恒氏，楊錫志氏，趙連芳氏，沈宗瀚氏，李翰氏，尹國鏞氏，朱章廣氏等十人，爲出席大會代表，並指定郭秉文氏爲首席代表。各代表在五月初，齊集東京，籌備一切，並因事實上的需要，組織代表團秘書處，聘請景偉氏爲秘書長，并延謝勁健，羅萬森，林侔望，周舜華，郭則虬，范祖淹，樂僑庸諸氏任秘書和專員。

在記者和郭氏兩次長談之中，對於此次糧食會議，有了很清楚的認識。關於大會開會的經過，記者不用很詳細的向讀者報告，因爲那些材料恐怕國裏各報章都已有過很詳細的記載。這裏記者願意把代表團對此次大會的觀感寫給讀者：

第一，由此次大會裏，可以看出美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領袖地位，已爲各國所公認，此次會議由羅斯福總統發起，可以充分證明美國政府當局眼光的遠大。在會期裏，會場佈置的週密，各種設備的完善，和辦事人員工作的效率，予各國代表極深的印象，可以證明美國國力的充實和訓練的成績。各國代表多希望美國政府在戰後領導主持政治和經濟建設事宜，並對被難最深的國家，儘先予以救濟及協助。美國代表團一方面對此極表同情，另一方面因爲一部美國代表仍取孤立態度，所以不願世界各國

誤認美國爲戰後復興期中的『聖誕老人』。因此，美國代表團態度雖然非常謙和，但發言極爲慎重。

第二，由這次大會裏，可以看出我國已經成爲世界四大國家之一。六年來我國全體軍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抗戰建國，努力邁進的結果，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增高很多。此次到會各國代表對於我國都極表好感。我國首席代表郭秉文氏，在大會開幕時，被公推代表各國致答辭，隨後又推選郭氏爲大會副會長，並兼第一組主席，可見我國代表在目前的國際地位了。菲律賓印度諸代表，對於此舉，不僅視爲中國之榮幸，並且認爲是東方國家應在國際舞臺佔得相當地位的一種象徵。

第三，由這次大會裏，可以看出美國對於自由企業的信念依然堅強；但是對世界經濟的計畫化，已認爲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次大會對於國際病態的診斷，和前途趨勢的推測，討論極爲詳盡。雖然世界經濟的計畫化，已經被各國代表所公認，但是美國代表的構成，既有實業界的代表，又有全國合作事業界的代表，所以美國願意在可能範圍裏，仍願維護自由企業的發展，並推進農業的合作。這點很值得我們注意。

第四，由這次大會裏，可以看出各重要國代表團立場的不同，在此次參加會議的四十五國之中，其最重要的是美國，英國，蘇聯，巴西，和我國。美國首席代表任大會會長，我國首席代表任大會副會長兼第一組主席，蘇聯首席代表任大會副會長，兼第二組主席，巴西首席代表任大會副會長兼第三組主席，英國首席代表任大會副會長兼第四組主席。蘇聯代表團主張供給和淪陷區收復後救濟的問題，應較戰後復興建設問題尤爲迫切。英國代表團主張重在戰後復興建設時期中的治本問題，但對於治

標性質的戰後短期救濟問題，也認為不容忽視。我國代表團和美國代表團的主張相同，因為聯合國戰後救濟及復興會議召集在邇，關於治標性質的戰後短期救濟問題，自可不在本會議範圍之內。又美國代表團提出組織臨時委員會，籌設永久性的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草案，在事前徵求我國代表團的意見。我國代表團因為事關重要，曾電蔣孔兩院長請示方針，蒙覆電指示對美方提案可表贊同，所以對原案詳加補充，提交大會審查委員會，和美方代表團所提一案合併討論，結果列入大會重要議決案之一。中美合作可見一斑。

在郭秉文氏告訴我代表團對於大會的觀感以後，他並且告訴我代表團在這次大會後，根據大會的議決案，按照國內的實際情形，向政府提出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的內容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於民食及營養問題的建議，內分：一、民食營養改進委員會的創設，以及農政糧政與公共衛生行政之聯繫。二、營養調查與研究機關的擴展及充實。三、國民營養教育之普遍進行。四、農村膳食之調查與分析。五、營養病之研究。六、特別營養站之設置。七、民衆膳食之改善與公共食堂之推廣。第二部分，是對於農業改進問題的建議，內分：一、促進農業機構之健全。二、積極培養農業建設之專門人才。三、充分供應農業建設所需要之必要工具。四、國內移民和國外移殖之提倡。五、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推進計畫之實施。至於詳細內容，因為現在還在政府當局審核之中，在這裏記者也不能多所發表了。

在談完了大會經過以後，記者順便詢問郭氏於對大會的感想，他鄭重的向我說：「這次大會，我

國代表團由於全體代表和秘書人員的通力合作。造成很好的表現。無疑的，我國的國際地位業已增高，由於各國代表對我國代表發言的重視，就可以證明了我們中華民族已經抬起頭來，並在國際地位上佔得領導地位。

「一方面我們應該覺得自慰，我們六年來流血流汗的結果，已經換取了國際上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應當感到惶恐。一旦我們和世界列強並駕齊驅的時候，我一定要充實自己的陣線。試看這次各國全都派遣了多少的專家，研討專門的問題。我立該想到了我們戰後建設的時候，如何需要各種專家，來增進政治及經濟組織的健全，和充分發展各項新興事業，以增強我們的國力。

「各國都有所謂的技术權威，權威的意思，是說這專家比一般的專家能够對於問題分析得更詳盡，明瞭得更深遠，解答得更澈底。我國目前正需要這些權威專家和學者，這是國人應當特別注意的。」

還有一意見，郭氏特別提出的，是戰後中美兩國經濟合作的問題。他在美京和紐約，和政府當局和工商金融各界領袖商談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問題，頗有切實建設。聽說中美商會的組織，正由郭秉文，壽景偉兩氏和國際商會長威爾孫氏積極推進中，各方都踴躍參加，九月間就可成立了。這是對華投資的推動機構。威爾孫氏會很懇切的對郭氏說，為保障世界和平，穩定國際經濟起見，中美兩國實有組織經濟同盟之必要。像威氏可謂快人快語，所以很希望我國政府當局及社會各界領袖早加研討。

轟動一時的糧食會議閉幕以後，我國由重慶飛來的各位專家：沈宗瀚，趙連芳正在週遊全美，考

察麥田和水稻的問題。郭秉文氏留在美京參加大會所通過而組織的臨時委員會，進行籌備永久的國際食糧及農業組織。朱章賡氏準備回國。郭秉文氏在閉會後，復奉命與美政府商洽國際貨幣計畫等重要事項。席德懋，楊錫志兩氏和原來在美的劉瑞恆，李翰，尹國鑣三氏則仍留美。

在這悶熱的中夏，記者要對這些風塵僕僕的代表們致敬意，他們爲這次大戰的國際問題會議，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他們代表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了我們的呼聲，政府這樣所派的代表，可以說是非常得人，同時各代表也可以說是不辱使命。

(三十二年八月六日於紐約)

好萊塢的中國熱

隨着美國人的一般心理的轉變，好萊塢近一年來加緊的注意起「中國」來，有關中國影片，在銀城的出品裏，漸漸的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有了增長。這種現象的確值得我們注目，爲了這個問題，半年前記者曾經和中國製片廠副廠長羅靜予君在紐約長談過一次，最近，美國國務部電影顧問翁與慶君又來紐約，和記者暢談了一次。翁君對於美國電影圈，有極清楚的認識。

談到好萊塢的出品，以中國作背景影片，要以巴拉蒙 (Paramount) 的「中國」成績爲最好，這個片子的英文名字是 China，在美國各地影院，都熱烈的鼓吹過。主演這片子的演員是 Alan Ladd 和 Loreta Young，都是美國人民所最歡迎的影星。故事是敘述美國人在中國幫助游擊隊建功的英勇故事。故事的男主角，是個在中國的美國油商，因了目覩日寇淫淫擄掠中國老百姓的暴行，憤而加入游擊隊作戰，結果犧牲了自身的性命，換取了一隊敵人鐵甲車。女主角飾一個在中國任教的女教師，帶着一批中國女學生，前往內地，準備去參加抗戰的工作。這個片子閉幕時，是在那個油商犧牲了性命之後，油商的助手和女主角駕着油商的大汽車，帶着她的女學生向內地邁進。在 Loreta Young 的憂戚的面龐的後面，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大國旗，無怪乎每次終場，總要起了一陣長久的掌聲。

中國人參加這部影片工作的，有薛維賢君。他擔任了這部影片的技术顧問。聽說薛君是某銀行派
遣來美研究經濟的。女作家郭鏡秋女士，一度聽聲也被約充任重要演員，但是結果只充了一個不重要的
服裝顧問。其他演員方面角色較重的，有黃鸞寰，關寶玉兩女士，和陳利君 (Lee Chen)。黃女
士是從前華北捧球名將關福納君的夫人，記者最近接到他們的來信，知道他們已經離了婚，(美國西
部僑胞離婚是司空見慣的)。陳利君，一向在片中飾陳查禮的兒子，最近已經來東部入伍了。

「中國」這部片子，在美國各地賣座的成績，非常之好，此外要論到共和 (Republican) 公司的
「飛虎」(Flying Tigers)了。這部影片，是描寫一個美國志願空軍在中國建功空戰的故事。這個片子
的序言，採用蔣委員長的講詞，故事中很少中國人的穿插。廿世紀福斯公司的「中國女郎」(China
Girl)，是描寫一個混血的少女，在昆明從事教育我國兒童，結果全班學生和她在敵機轟炸下犧牲的
故事。女主角是Gene Tierney，演來非常動人，大部的穿插是在緬甸，所以描寫中國方面實在不多。
最後是她的男友擊落了一架敵機而劇終。環球公司的「好雷德夫人」(The Amazing Mrs. Holliday)
由Deana Durbin主演，她在片中唱了兩個中國歌，因為片子裏的幾個難童，有一個是中國的戰區的
孤兒，故事的本身，却是在美國。

除去上面幾部片子以外，還有幾部是小製片廠的出品，故事也都和中國有關。一部名叫「到重慶
去」(Destination Chungking)，還有一部名叫「重慶夜機」(Night Plane From Chungking)。
並且聽說黃阿媚女士也參加拍製了一部中國故事的影片，可惜這幾部影片記者還不會觀賞過，這裏就

不多說了，還有許多的片子，在穿插裏加入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譬如聯美公司（United Artists）的「Stage Door Canteen」一片，在士兵招待所裏，插入一段歡送中國在美受訓的空軍官員一幕，也非常惹人注意。

綜觀以上所述各影片，因為以在我國的故事為背景，所以都能風行一時。不過，片子裏的背景，以及故事的真實性，都遠遠的離開了我們抗戰六年來的祖國。因為這些故事多半是描寫美國人在中國建功的玄想故事。誠如翁與慶君所說：「這些影片都逃不出奇情劇（Melodrama）的範圍，離開使我們滿意的地步還遠呢！」

銀城裏，的確起了「中國熱」，不少的影片，目前還在拍製和籌備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孫中山傳」(Dr. Sun Yet Sen)，主持籌備這部影片的和哥倫比亞公司有關的Lester Cowan氏，他所監製的片子，有Paul Muni主演的「Commando Strikes at Dawn」；這次他又想用Paul Muni飾我們的國父，記者對於這影片的擱製，非常反對，其理由就和反對三年前有人竟在上海拍製「孔夫子」一樣，歷史上一代的人物，那能輕易的就能表現得準確呢？更何況是用外國人飾我們這位革命偉人，如何能作得逼真呢。聽說這個片子的進行，負責人向賽珍珠女士拉鐵摩爾都徵求過意見，而最近我國大使館方面對於此事的進行，也不鼓勵，或許這部影片將要流產了。此外，巴拉蒙公司的製片人E. S. Ström（他曾監製過Hitler's Youth），想要拍「蔣委員長傳」，而米高梅公司和福斯公司(Fox)，都想拍製「蔣夫人傳」，聽說David Selznick氏對於這一方面，興趣比較濃厚。不過，依記者看來，

這總部影片一時恐怕很難誕生。

此外，雷雷華（Radio-Keith-Orpheum）公司，（簡稱R.K.O.）正在籌拍「中國上空」（China Sky），故事是用養珍珠女士在Collier雜誌連續登載的「China Gold」作材料，現在已派定Paul Henreid和Maureen O'Hara和Laise Rainer作演員，目前正在挑選拍製的地點。米高梅公司也在籌備拍製養珍珠女士的「龍種」（Dragon Seed），這個片子將由Pandio S. Berman氏監製，原來各方面都希望大導演Sibney Franklin氏親自出馬導演此片，（他的傑作有Randem Harvest, Mrs. Miniver, 和「大地」。）但是因為他的工作實在太忙，現在已請米高梅的導演 Jack Conway氏來導演。

巴拉蒙公司目前正在籌備拍製「華素醫生」，（The Story of Dr. Wassel）是描寫爪哇戰事裏，華素大夫的偉大貢獻，其中不少的穿插，和中國僑胞有關，這部片子，是依據 James Hilton 的著作，由西席地密爾導演。薛君維賢又被聘為技術顧問。同時，華納兄弟公司（Warner Bros.）在他們的「Battle Cry」片中，亦籌備出品一部中國的影片，名字還不會定妥。還有美國出名的女作家魯斯夫人（Clare Luce），也為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編著一本有關中國的劇本，這部片子的進行，一切都在嚴守秘密，所以目前的情形如何，外人很難知曉。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同時還在籌備着兩部和中國有關的影片，一部是「Keys of Kingdom」，描寫一個天主教徒在中國艱苦奮鬥故事，是根據 A. J. Cronin 的名著，而由 Nannally Johnson 編成影劇的，製片主任是從非洲前線回來的 Zanuck 氏，導演是 Joseph Mankiewicz。還有一部就是威爾基氏

的「天下一家」，這個片子版權，已經由威氏賣給了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將來威氏將親上銀幕。拍製這部現代史料的影片，將來拍製他到中國的鏡頭時，一定要費不少的功夫去物色演員呢。這部片子是要作成中文版，預備送到中國去放映。雖然民主黨的人士，堅決反對威氏拍製此片。但是聽說已經正式開始籌備了。

好萊塢不斷的湧着「中國熱」，但一年來所產生的和中國有關的片子，都不會離開了「奇情劇」的範圍，目前正在籌備拍中的，有不少又是有歷史性的故事，我們深盼最近能有真正代表我們抗建精神

的影片，在銀城裏產生出來。

(三十二年九月七日於紐約)

一條需要兵士的前線

在這聯盟國開始大反攻的前夕，在這四強合作的呼聲裏，我發現了一條失去了兵士的前線。這條前線雖然遠遠離開了祖國的懷抱，但是蔓延得非常廣大，牠矗立在國際戰場上，對於抗戰勝利的早遲，關係至大。但，我猛然抬頭，向着這無邊的戰線望去，我發現了在那許許多多的崗位上，竟找不到我們的兵士。

這條戰線，連續繞圍繞在地球上，若干年來，我們不會派遣過精銳的駐軍，而我們的敵人，不但早早已經派遣大批的軍隊，並且已經打了許多場的勝仗。現在我們雖然舉國上下在各方面都已動員，但是在這條火線上，我們還需要無限的兵士，和無限的軍火。

這條前線是什麼呢？就是祖國遠在海外各國的民間宣傳。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實在是微乎其微。這，我願意向讀者聲明：年來政府在海外的官方宣傳，非常進步，而我所提出的是專指民間方面。第一，我敢大膽的講，我們對華僑宣傳工作，還需要極大的努力。美國華僑有七八萬人，這些身具雙層國籍的同胞，我們要何等的注意，去灌輸祖國的文化。

有一次，一位紐約大學的華僑同學，到我的寓所來了三四次，都趕上我不在，最末一次等了我七個小時，結果我在午夜還家的時候，他還在門外呆呆的等着我。我問他有什麼緊急嚴重的事，他告訴

我，第二天學校裏的講演班上，教授教他講一點關於中國政府的組織，他簡直不知由何講起，我於是便和他講了整整兩小時，他高興的走了。這裏已經展開了華僑社會圖畫的一面，我們要如何的急起直進，趕快向這一條火線上運兵，運將，運糧食！

第二，我敢大膽的講，我們對於美國民衆的宣傳工作，還需要更大的努力。美國的老百姓，教育的水準相當的高，無時無地不在湧着社會活動。講演會，討論會，展覽會，辯論會，音樂會等等一類活動，像走馬燈似的在轉動着。尤其是那些美國的小姐太太們，對於這一方面，更是精神百倍。每次的講演和其他的活動，總是女人比男人多很多，尤其是美國自從參戰以後，公共場所中，女人佔了絕對大多數。我們切切不可忽視了她們，她們確是美國公共輿論重要的來源呢？

自從珍珠港事變發生以來，美國人纔真正注意了中國，不管東部西部，不管大城小城，大家都開始來討論中國問題，研究中國背景。今天一個講演，明天一個中國展覽會。就把中國的同學給忙壞了。一位馬小姐，在三年裏，講演過一千次以上。一位高君和先生，在一年裏，講演了二百多次。宣傳部在美國的中華通訊社，成立了講演部，衆位負責人就忙得不可開交。華美協進社的學建歌詠團成立才一年，每個月各大電臺的請帖，總在三四次以上。

在大家得到了一般的中國印象以後，各方面新的請求又來了，中國音樂，中國國劇，中國笑話，中國拳，中國舞，中國鑼鼓，至甚於中國人的嗜好，去接受這些請帖，又不是講演和歌詠所能勝任的了。於是中國在美國的各機關，又忙起新的問題來。在紐約，記者因爲過去在青年活動方面，有過相

當的經驗，所以在這一方面，確曾集合了一些留美的青年同學，對祖國算是盡過些許的天職。我們曾在萬國募債大會裏打上幾陣鑼鼓，「慢長錘」「急急風」也都是異國人士所喜歡的。我們也會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體育館裏打過中國拳。我們也會在萬國大廈表現真正的中國國劇「四郎探母」和「空城計」，在用英語詳細說明以後，美國士女們確亦非常高興化費二小時來欣賞一下中國的國粹。我們還演過英文的中國國劇——「打漁殺家」。我們還拉過中國胡琴，踢過中國的毬子，清唱過國劇，並且還表現過「灤州影」。還有一次，有人請我們變「中國」的「戲法」！

真是不夠的，新的請柬，一天多似一天，很多的我們都謝絕了。一方面我們並不是專家，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留美同學，不論作事或讀書，都是十分忙碌的，那有功夫來作這末多的課外或業餘的工作呢。最近連各地的講演，有時都找不到人去。同時，事實上有許多想不到的困難。有一次紐約防空團舉行「中國週」，我們組織了一個「四人唱歌團」去表演，結果臨時伴奏鋼琴的人病了，記者只好拖着把「二胡」，在紐約中央車站的熱鬧中心，一連拉了四天「三六」和「老八板」。還有那一次表演「四郎探母」。一天裏，記者跑到中國城去了三次，才借到「公主」的「旗頭」，在開演半小時以前，拿到後臺。記者由於那一次才得到了一個教訓，那就是：

這些工作，不是我們這些業餘和課外的人所能勝任的。在抗戰期間，我們應該有專家來負責應付這種新的需要。目前許多的人把眼光都放到戰後的問題上去了。但是這戰時的新工作，我看比戰後問題還重要，尤其在美國，尤其對美國的民衆。以前他們漠視我們，我們感到不悅，但，現在他們在注

意我們了，我們又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

我向着這無邊的戰線望去，竟找不到我們的兵士。在這條火線上，我們還需要無限的兵士，和無限的軍火。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紐約)

一團青春的朝氣

三十年的早春，中國旅美的青年，發出了一團青春的朝氣。牠，表現出我們七年來祖國抗建的新精神。牠，象徵着我們古老國家在未來世界裏的再生。

三月十二日——國父的忌辰，在遙遠的海外傳來了宋慶齡女士短波廣播，這的確是轟動了美國人的一個節目，Blue Network 廣播公司，特把這個節目轉播到全美。那午，在孫夫人的廣播以後，Blue Network 廣播公司，特別請了學建歌詠團表演中國的抗戰歌曲。學建歌詠團在紐約成立已經一年有餘，經過了團長孟治，導演李任公的熱心倡導之下，團員已經超出五十多人，合唱的成績大有可觀，所以經過在紐約的幾次表演以後，已經得到了非常好的聲譽。

星期日，在紐約，那有不忙的人呢？但是學建歌詠團的團員，却全都準時到了 W.B.C 廣播公司。在 8 A 廣播室裏，坐滿了學建歌詠團的男女團員，他們就在孫夫人的演講廣播以後，開始唱出宏壯的抗戰歌曲。『起來』，『救國軍歌』，『抗敵歌』和『國歌』，他們一共唱了四個短歌。雄壯，有力，並且整齊。賽珍珠女士，丈夫，和她的五個小孩兒坐在收音室裏，是那天廣播座上的嘉賓。隨着這一次的廣播，學建歌詠團在三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又被約到紐約最有名的音樂堂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正式表演中國歌曲，在那廣大的音樂堂裏，坐滿了美國音樂有興趣的美國人士，這個音樂

會在中國音樂史上算是展開了新的一頁。

那天的節目一共有十四項：一：美國國歌，二：「中國國歌」，三：「救國軍歌」，四：「抗敵歌」，五：「起來」，六：郭煥綬鋼琴獨奏，七：李任公獨唱，八：李任公演講「中國音樂」，九：徐欣鋼琴獨奏，十：孟治獨唱，十一：「撐船歌」，十二：「鋤頭歌」，十三：「佛曲」，十四：「海韻」。

在這十四項中，最精彩的節目要推「海韻」，這個歌由徐志摩作詞，趙元任作譜，是李任公多年來導成功的一個名歌；這個歌是描寫一個單身的女郎，熱戀着大海，她愛那海邊上的晚風吹，她愛那大海的顛波，她不信海波會來吞她；唱歌團正在海濱上高聲唱着，「回家吧！女郎。」女郎高唱着「不；我不回家」。結果，在波光裏，消失了她嘹亮的歌聲，和她窈窕的身影；沙灘上，再不見，那散髮的女郎。這富於詩意的歌曲，由興建歌詠團唱來，的確到達了非常幽美的境地，無怪乎歌聲終了，掌聲四起。

此外，「佛曲」唱來好像古寺裏誦經的梵音；「鋤頭歌」唱來好像農場上農夫們工作的一片歌謠；「撐船歌」唱來簡直好像江面上船夫的晚唱，由遠而近，由近而遠；這個歌的作者趙元任先生特別派他的女兒趙如蘭女士在表演前，由波斯頓來紐約親加指導，無怪這個歌得到了最長的掌聲。

此外，幾個抗戰歌都整齊，而尤以「抗敵歌」為最好。孟治的獨唱，成績甚佳。至於李任公的獨唱，那是無庸多講，自然得到聽眾熱烈的讚賞。郭煥綬和徐欣的鋼琴獨奏也都各有獨到之處。

全部的節目一共一小時又十五分鐘，確確和原定的時候相同，由此可見導演有豐富的經驗。表演畢，全體團員到蓮洞飯店聚餐。將近五十位青年男女，相聚一堂，興高彩烈，大家劃策着未來的工作，並且推選新的職員。像這樣富有朝氣的青年聚會，真是很難找得到的。

隨着學建歌詠團的表演，三場精彩的籃球比賽，出現在紐約市裏。由於于俊吉，毛邦初，于斌諸位先生的熱烈贊助；紐約，華盛頓，波斯頓的中國籃球隊，會集在紐約，作了一場「三角比賽」。這也是中國留美學生史上值得大書的一件事。

三月十七日的夜晚，紐約籃球隊，以四十一對三十戰勝客軍波斯頓，波斯頓隊擁有老將鍾士謨，張銓元等人；紐約隊擁有老將汪今鵬，吳幼良，吳幼林，陳鍾祺等人；雖然實力相差不多，但是究竟以紐約隊技術較為高超。那天的比賽，是在紐約萬國大廈，由于總領事開球，觀眾有一百多人。紐約啦啦隊在旁助興，聲勢浩大。

第二天，華盛頓戰波斯頓，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室內球場，由魏道明大使夫人開球，華盛頓隊隊員比較年輕，並且練習較多，合作功夫非常之好，所以以三十六對二十五之比戰勝波斯頓。那天比賽完畢，于總領事在華航樓歡宴三隊隊員，共到五十多人，于總領事先致歡迎詞，然後王恭志代表波斯頓隊，黃仁泉代表華盛頓隊，汪今鵬代表紐約隊先後致詞，最後並且由三隊隊員表演各種遊藝，最精彩的要算黃仁泉的英文武家坡，和何懷祖的「韓復渠演講」，大家盡歡而散的時候，已是午夜。

第三天比賽最重要，華盛頓對紐約，那天下午，師範學院的球場，擠滿了中外的觀衆，錢斌小姐率領紐約啦啦隊二次出場。比賽由鍾士謨任裁判，執法如山，兩隊實力伯仲，難分彼此，結果紐約在最後一分鐘以一球之失，輸給華盛頓，比賽的結果是三十六對三十四。華盛頓隊奏凱歸去。

綜看這三場球賽，場場都是非常的美觀。三隊的隊員不但技術優良，並且都有很好的仁俠精神表現出來，這是使人感到快慰的。

在這三十三年早春，中華的健兒們，個個都在歡躍，兩次唱歌表演，三場籃球比賽，充分的表現出來新中國精神，在這幾天裏大家都一口同聲的說：「今年春天，我們在此相聚；明年春天，我們就要回南京相聚了。」

（三十三年四月一日於紐約）

美國取消排華律以後

是初春的一天，在人聲嘈雜的紐約市裏，和沈作乾先生暢談美國取消排華律以後的各種問題。沈先生來美國已經十四年，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研究國際法，先後在紐約和芝加哥領事館服務多年，現在任大使館秘書，他對於華僑問題有深刻的研究，曾著有「美國排華之真義」(What "Chinese Exclusion" Really Means) 由華美協進社出版，風行一時。在這書出版三個月以後，美國政府就取消了排華律，這本書不能不算盡了它的效能，沈先生目前又在動手寫他的新著「華僑在美國之法律的地位」(The Legal Status of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他這次來紐約是應賽珍珠女士的邀請，出席東西文化協會，對美國的工會代表演講。

他首先告訴我，美國排華律共有十五種之多，最重要的是「一八八二年第一次的排華律」(Exclusive Law)，禁止中國勞工入境，在這一種法律之下，除政府官員，商人，學生，旅行家，海員和過境的幾種人員以外，一切不許入境。並且中國人不准入籍，但是自從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通過以後，所有的東方人民，一律被排斥不能入籍。如果這次美國政府取消排華律，而不修改移民律，實際上和沒有取消排華律一樣，在一九二四年的美國移民律，其所包括的範圍不止中國人，所以移民律不能取消，只能修改國籍法，使中國人有權入籍。一九二四年移民律的第十三款，不再適用於中國人。

中國人既然能够在美國歸化，所以能够以移民資格入美的人數就要有規定，目前各國移民每年准許入境的人數，是根據一九二〇年在美各國僑民的人口比率計算出的，根據美國的移民法，每年外國的移民入境人數的總額，不能超過十五萬比例計算，那就是各國每年可以移民的數額，一九二〇年中國在美的僑民總額是六萬一千，比例算出，每年可有一百零五名中國移民額。

這個移民額，計算的方法雖然和各國相同，但是實際上我們所享受的權利和其他國家依然不同。因爲美國對其他各國移民的限制是以國籍爲標準，而對中國人是以種族爲標準，譬如南美各國的僑民自由來美，沒有限制，這就是美國所謂大美洲主義。一個英國人，生在南美，變成了南美某一國的國民，就可以自由來美國，但是中國人却不能得到同樣的待遇。在每年允許中國人入美的一百零五名，須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來自祖國的，其他的是各地的華僑，包括有南美洲各國國籍的華僑，這可以看出美國對於人種的歧視。

至於歸化，依照美國法律看來，當然以預備永久居留在美國的人爲對象，僑民必須住留美國五年以上，才能有請求入籍資格。在美的中國僑民，以和美國土生華僑有親屬關係的人，才有優先權，有美國籍父親或美國籍丈夫的人爲其次，其餘的人爲最末。

目前在美國的中國人，凡是一九二四年以後入境的，無人有資格請求入籍。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境的人，即使非法入境，如果能證明是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境，而繼續在美國居留或是已經有了家眷，不會犯過罪的，也可能請求入籍。請求的手續，要請美國的國會議員介紹給國會，准許永久居住，有

權歸化。總觀這一次排華律的取消，不能不說是我們抗戰以來增高了國際的地位結果，而美國移民法的修改，更是一種例外。這是使我們感到快慰的。

至於戰後美國對於入境的中國人民，和對日本朝鮮等東方人入境，是否有分別待遇，却還是一個問題，因為美國預防第五縱隊的活動，對於外國人一定要取更嚴厲的政策，全部移民法都要修改，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總之這次美國取消排華律和修改移民法，確是我國際地位增高的表現。只要我們繼續本着六年半來的精神，向前奮鬥，那麼相信美國對於我們移民的待遇，定可日趨改善。

（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於紐約）

再訪白宮

六月二日，在華盛頓悶熱的氣候裏，我第二次去訪問白宮。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老百姓去看一看白宮，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白宮已經不再公開招待一般老百姓，作普通的參觀。所以在本雪維尼亞路一千六百號這所總統的邸居，已比較戰前增加了不少的戰時氣氛。

我第一次訪問白宮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是爲大公報去訪問總統夫人。這一次再去白宮，是受了美國國務院的邀約，和華盛頓的中國同學，一同訪問總統夫人，其目的爲 Harmon Foundation 拍照影片。那天，一同前往白宮的中國同學有楊天一、胡世昌、李梅卿、全庚娥、鄭淑媛、錢璋英、張泰浩、陳怡萱、李博高、趙雲章、羅季超、周爾燠、楊霖保等十三人，拍照電影的是我國青年電影專家翁興慶君和攝影家黃漢新君，陪我們同去的有美國國務院的 Dunin 君和 Durkin 女士。

我們十八個人，在那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在白宮的隔壁號稱「小白宮」的美國國務院辦公樓裏聚齊出發，穿過了大街，就到了白宮。衛士們先按着名單一一收了我們的請柬，白宮的侍從出來迎我們進去。總統夫人匆忙的由裏面出來和我們相見。她說也還記得我，並且還記得去年到紐約向中國同學講演那件事。我們一同走到白宮的前廊，我先向總統夫人一一介紹了同來的人，黃翁兩君就在廊前拍了幾個鏡頭。

黃君問總統夫人是否可以在白宮的後面拍幾個鏡頭，她馬上問一位隨同一起的侍從，侍從說在後面的草地上是可以的，於是總統夫人就建議到她和蔣夫人一同拍照的地方去拍，我們就一同穿過了白宮，走到後面的草地上，在一株小松樹前面開始拍照，先由來賓和總統夫人一一握手，然後由各位女同學和她談話，再由各位男同學和她談話。夫人的談風很健，並且常常帶着和藹的微笑。

我們一面拍照，一面談論各種問題。夫人忽然問起中國政府停止遣派留學生來美，到底是什麼原因。一位女同學回答說：「我們也不知道。」我在旁邊回答說：「中國政府要這些同學暫時在國裏作更急切的事，並不是絕對停止遣派留學生。上星期由印度開來的船裏，就有八十幾位中國同學呢。」夫人說，她對這件事很關心，她認為目前中國學生來美讀書或實習，對於將來兩國的合作有很大的關係。夫人對中國留美學生，確是很關心的。我記得去年五月，她來紐約出席學術建國討論會，向中國同學講演的時候，曾經有一位同學起立，問她關於美國徵兵局徵召中國學生入伍的問題，她回答說一定回去詢問一下。在她回華盛頓後不久，我們就接到了一封回信，告訴我們已經把這個問題和負責人談過了。

在草地上拍照畢，我們就隨她走回白宮，在「國家廳」(The Room)裏舉行了一個茶會。天氣非常熱，夫人說請大家喝一點冷飲；大家連連稱謝。

在茶會裏，她重新提起對於中國停止遣留學生問題，繼則談起蔣夫人來了，她說她很喜愛蔣夫人，當蔣夫人住在白宮的時候，她們曾經有過多次的暢談。而且蔣夫人會邀請她去中國。她說，如果

她去中國有用處，有使命，她很願意去的。目前沒有這種急需，所以還沒有去中國的決定。

五時二十五分的時候，我們告別了總統夫人，隨着白宮的衛士康普敦(Compton)班長，去參觀白宮的第一層各大廳。這位班長在白宮裏已經服務了二十五年，所以他對於各廳裏的佈置和歷史，都能源源本本談得津津有味。在白宮的第一層，我們先後參觀了總統餐廳，國家廳，紅綠兩會客廳，接見外國使節大廳，和大舞廳。

康普敦(Compton)班長一面走着，一面指點各種佈置陳設予以說明。他特別指給我們會客室裏的金鐘，那是法國送給華盛頓總統的禮品，現在還在準時的走着。還有幾座巨大的玻璃吊燈，有一座價值在六十萬元以上，另外一座鐘是佛蘭克林總統留下來的。我們參觀完了各廳以後，他領我們下樓去參觀總統的播音室。他告訴我們總統的辦公室是在白宮的左側，而侍衛室在白宮右側。白宮的侍從原來有一百四十多人，自從大戰以來，有許多被徵入伍，現在只有九十多人了。

五時五十分，我們辭別了這幽靜而樸素的白宮。

(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於紐約)

由紐約到天津

勝利後第一船

「九一八」的十四週年紀念日，紐約市的華僑冒着傾盆大雨，舉行勝利大遊行，因為華僑們多年來深深受到國際間的歧視，所以這次遊行特別熱烈，參加人數在一萬人以上，紐約市政府也特別同情華僑，例外的開放了紐約華貴商業區——五馬路，作為遊行的路綫，我在雨中遊行了三小時，已經變成了落湯鷄，回到辦公室，趕快換了一套衣服，預備再去參加于峻吉總領事的慶祝盛會，恰好接到了華盛頓我國大使館的長途電話，游建文秘書告訴我，美國運兵艦戰鷹號（War Hawk），將於十月四日由舊金山直放天津，問我有沒有朋友要搭這條船回國，大使館可以代辦手續，買票搭船，並且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大使館，不然就要失掉了這個機會。

我奉大公報的派遣，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由渝飛港，十一月搭美國郵船泰來總統號（Taylor）由香港到舊金山，那是珍珠灣事變前，由中國開往美國的最末一隻船。我常常在默禱着，我能在這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乘坐第一隻船回國，現在機會來到了，戰鷹號確是大戰後由美國開往中國的第一隻船，並且是直接開往大沽口，再也按不住心頭上那種還鄉的情緒。所以顧不了請示政之先生——那時他正

在加拿大，但他會囑我設法早日回天津，也顧不了準備行裝和結束公私事務的倉促，更顧不了在異國裏的那一團新舊友情，經過了一晝夜的小心考慮，我毅然決然的給大使館叫了長途電話，請求替我辦理離美的手續。游秘書告訴我，必須在十月二日以前到舊金山報到。換句話說，我必須要在一個多星期之內，開始我的行程。

離開了新聞城

奔波在紐約市的人海裏，已經是三年又九個月。每天奔忙在新聞圈裏，倒也忘掉了旅次的淒涼。現在一旦言別，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辛酸，在行前的幾天，分頭向新聞界的朋友告辭，我永遠忘不掉這些活潑可愛的新聞界戰士，尤其是紐約時報的人事部主任圖吐先生(Mr. Tootle)和每週新聞(News Week)的推廣部主任海濱先生(Mr. Beach)。四年來他們和我已經由同業中的同志，變成了私人的友好。在話別聲裏，他們都預祝天津市不久要像紐約一樣，變成一個新聞城。美國地位最高，銷路最廣的報紙雜誌都在紐約，而美國報紙雜誌讀者最多的城市也是紐約。大公報由去冬到今春，也在大紐約市裏印行過「大公報紐約雙週」，一共出版了十七期，在這繁盛的新聞城裏，也是件很不平凡的事。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下午，我在本雪維尼亞火車站登車內行，開始我這萬哩的行程，多謝紐約于總領事竣吉，華美協進社社長孟治，以及環球貿易公司，資源委員會，永利公司諸位好友三十多人都到

站相送，更增加了我對紐約的留戀。章丹楓同事特由巴的摩爾(Baltimore)來紐送行，更使我不安。

戰後美國的交通，比戰前還要擁擠，十天前茅總領館代訂的火車票，在行前三小時才買到，試買飛機票，根本就得不到座位。據說：目前在美國各大城市裏，飛機票和火車票的黑市都十分活躍。

我在二十八日的下午三時離開紐約，二十九日早晨到了芝加哥的聯合車站(Union Station)，在車站上寫了幾封信，清理一些紐約未了結的事務。中午，我又跨上了伯林頓(Berlington)列車。三天三夜的長途，每天和武裝乘客雜在一起，倒也不顯寂寞。當列車走在落磯山脈(Rocky Mountain)的時候，總路局的稽查員上來告訴我們，由芝加哥到舊金山的火車，一共有五條路線，要以伯林頓列車為最快，並且鐵路兩旁的山景也要比其他各路美麗得多。當時，我們看到兩旁層層的松林，伴着片片的積雪，却也令人神往呢。

向新大陸告別

十月二日的上午十一時，完成了橫貫新大陸三千哩的車行，平安到了舊金山，相別四月，一切依舊，只是不見了那些飛揚的聯合國的旗羣。先到中華青年會訂好了房間，中午，到舊金山領館去報到。馮執正總領事特在遠東樓歡送，在座的有同船返國的專家和官員，還有好萊塢著名的電影攝影師王君(James Wong)，他的成績，在好萊塢已經名列一二。那天，因為馮總領事就要去墨西哥就任新大使，所以王君大談他在墨西哥拍攝「自由萬歲」的經過。王君告訴我他正在設法自己拍製一套華僑開

發美國西部的影片，他並且預備回中國開辦片廠。四年前，我初到美國的時候，馮總領事會親自到泰萊總統號來接我，現在他去墨西哥，而我也啓程返國，大家都覺得時光有些不情呢。

二日下午就到美國總統輪船公司去購買船票，三日下午乘客們都把大行李運到第三十八號碼頭。四日下午兩點，大家全都上了船，中國的乘客一共有三十九人。當天下午五點，我們就離開了新大陸，副領事趙壽瑞和友好多人都到船上道別，大家不免又是一番的依依。

中國的乘客大部份是在中國大使館得到最先優先權急待回國的人，裏頭有交通部的王仲武、王奉瑞、吳應綸、沈養義、寧樹藩、鈕漢全、沈恩濤、劉傳書、駱美綸、李振先十人。衛生署的楊濟時、錢德、蔡方進、鍾世藩、許殿乙、王家珍、王福溢、查良鐘八人。中央廣播電臺管理處的彭精一、金選青、錢鳳章、董毓秀、劉銘信、徐學鑑、范式正、姚善輝八人。中央信託局的蔡懷慶、吳方治。浙江興業銀行的朱益能、張千里二人。上海銀行的李桐村。中央大學教授汪德章。貴州民生農場的張瑞定、學成歸來的三位博士慎微之（教育）徐克勤（地質），和趙理海（政治）。重慶市政府的田光燦和南京基督教牧師沈邦彥，加上我，一共是三十九人。

十月四日下午三時以前先後上了船。五時正，輪船起錨，我們開始了七千哩的海行。當戰艦號慢慢出了金門橋（Golden Gate Bridge）的時候，層層波濤推着船後一縷白沫向後退去。幾十隻海鷗隨着搖蕩的戰艦號飛舞。所有甲板上士兵和乘客，面上都現出了惆悵的情緒。暮色裏，舊金山的層層高樓漸漸不見了。

差不多四年以前，親眼看着這個龐大高強的國家，由平時的生活走進了戰時的生活，現在又看着她由非常狀況中走回平時狀況。記得我初抵舊金山時，正是珍珠灣事變發生的前一個星期，美國各地正鬧着罷工的風潮，舊金山的大街上佈滿了背着標語示威的罷工工人。現在，大戰勝利了，美國各地的工潮又成了嚴重的問題。在登輪前夕，我又在街頭上看見了那些背着標語的罷工工人。美國在大戰中，幫助別人解決了不少的問題，但是有許多自己的問題卻不會解決。工潮的問題，不過是難題中的一個罷了。此外「失業」「復員」等問題也都擺在眼前，當我向新大陸告別的時候，不禁在船頭上發生了無限的感慨。

海軍軍官生活

戰艦號是美國海軍的一艘運輸艦，載着一千多個海軍士兵，直接開往大沽，預備住在新港裏，担任修配器材的工作。戰艦號本身是一個兩千噸的船，裝貨的容量比裝人的容量大得多，一共四個底艙，要裝一千多人，真可說是擠得水洩不通。兵士睡覺的布床，有些三層，有些四層，甚致有些是五層，吃飯要輪班二三十次，甲板上每個角落都是水兵。

中國乘客登船後，不到幾分鐘的時候，新朋友就都變成舊朋友了。大家在船上受着軍官的待遇，睡在三層的木床上，一個艙裏要擠上二十幾個人。每天早晨漱洗必須站排等候，吃飯採取站排自助的方法。全船的官兵全受船長（Doozon）的指揮，所有的命令都由一個報告員在各處的擴音機裏放出。

他喊一聲，大家就要全都鑽下艙去，他再喊一聲，大家就全都鑽出來。船長對於中國乘客十分客氣。開船的第一天，風浪很大，船的擺渡在三十幾度，很多人都暈船了。第二天早晨，因為大家不懂船上的一切規則，全體中國乘客都錯過了吃早點的時間。多謝舊金山的林登老同學夫婦，在上船前送了我一大箱美國橙子，算是減輕了大家暈船挨餓的苦痛。

船行二天之後，海上的波浪漸漸平靜下來。我們這些中國乘客，對於海軍軍官的生活，雖然感到種種的不便，但也發生了一種新的興趣。大家每天帶着救生圈，雜在軍官和士兵裏面，跑上跑下。我們常常去拜訪船長和其他船上的軍官，他們也分批請我們一同進餐。船上沒有椅凳，除去躺在床上，就更站着。所以大家本來想要每天開個座談會，交換一下留美所得的學識，都不可能了。全船的人每天晚上到船尾去欣賞一下美國最近的影片，那是旅途中唯一的快事。

美國兵和中國

這船上的美國水兵，大半是二十左右的青年。美國徵兵的年齡是由十八歲到三十八歲，在大戰的後兩年，美國政府特別注意徵用二十歲以下的兵士，因為他們在戰場作戰有特別良好的成績。而在大戰後派遣到海外的兵士，也很少是三十左右，或三十以上的。在船上還遇到幾個十七歲的年輕水兵，那是由父母送去入伍的，還不會脫去一片天真。

好奇是美國民性的一種，這些兵士此次被派的目的地又是中國，所以自從開船起，三十多個中國

乘客每天被這些青年包圍着，問長問短。他們對於中國的一物一事，都懷着十二分的興趣。在他們的想像裏，中國是個老大帝國，也許是新興民族。中國人還在梳辮子，纏足，也許都變成了英俊的義勇軍；中國土地是一片荒涼，也許是寶藏的所在。許多的問題，要很費氣力的去回答。有時候，簡直就答不出。當一個來自美國中部鄉間的十七歲水兵問我：「爲什麼在這次世界大流血以後，中國還在流血？爲什麼在主義不同的多數國家都能合作打了勝仗之後，中國人還打中國人？」在那碧綠的海面上，在那溫和的日光下，我只有咬住了牙，向他苦苦的一笑。

這些美國水兵，差不多全都不會到過中國。他們認爲在戰後能有這麼一個機會永遠東看一看，的確是件寶貴的事。每個人都喜歡有一個中國名子。然後就計劃着買些中國的物品帶回去。並且要交一個中國女朋友。有些肯用功的，每天要讀一點中文。我們常常向他們描寫，上海是中國的紐約，天津是中國的波士頓，在可能範圍內，我們盡力設法粉飾我們的祖國，更暗暗地希望祖國一切都有了驚人的進步，使來到祖國的新朋友們對我們不要失望。

停留在珍珠港

戰艦號一路平安，我們在海上航行了六天，又看見了陸地，十號的清晨，到了檀香山附近。三架美國海軍飛機張起打靶的目標，船上的機關槍和鋼砲就開始實彈射擊，一共有兩小時的時間，三個標目只打中了一個，我們便駛進了珍珠港。

珍珠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源之一，是美國海軍的重要軍港。若不是因乘軍艦的機會，中國人是很難進得去的。港內水陸廻曲，綠林叢叢。聽說在珍珠港事變以後，珍珠港已經擴大了許多，港裏看得到的除去大小的船隻，就是堆積的材料，此外，我不應再多描寫了。

戰艦號因裝貨卸貨，裝人卸人，在珍珠港裏一共換了三個碼頭，先後停留了十二天。蒙船長允許我們可以下船出港，到檀香山的城區去，使我們在疲乏的旅行裏，得到一個短時間的休息。

勝利後的第一個雙十節，我們快樂的到了珍珠港，檀香山總領事梅景周，特別在百忙中上船來歡迎我們。傍晚我們一同出港，乘公共汽車到了太平洋上的天堂 (Paradise of Pacific)——檀香山。當晚，梅總領約請參加島上華僑勝利大遊行。彩車彩燈，軍樂，爆竹，還有獅舞，真是熱鬧。由「九一八」到「雙十」，由紐約到檀香山，我看到了海外僑胞對祖國的關懷和對勝利的欣慰，或許超過了國內的同胞。

十一日，梅總領事特別約請當地的僑胞領袖，並且借了十輛汽車，來招待我們去參觀島上的名勝：夏威夷大學，水族館，總領事館，巴力 (Paia) 山頂，鑽石尖 (Diamond Head) 海濱和華夏社。總領事館陳設講究，外表雅靜，是華僑購置捐給政府的。僑胞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們讚揚。當晚我們在一家餐館裏歡宴船長和船上的官員，還有領館同人和僑胞領袖，賓主一共六十多人，是一場非常生動的國際歡聚。

檀香山的華僑，對於我們這些戰後第一批由美返國的專家和官員，表示非常熱烈。短短不滿兩個

星期裏，我們一共參加了二三十個聚會。還和僑胞開過兩個座談會，一個討論僑胞返國投資問題，另一個討論中國無線電器材製造問題，前者由交通及銀行界朋友們參加，後者由工程界的朋友們參加。到了檀香山以後，我更堅強的增加了我對華僑的敬愛和同情。他們對祖國是那樣的忠誠，自己又是那樣的吃苦耐勞。不論是在紐約，在舊金山，在芝加哥，華僑已都在計劃戰後對祖國所要作的事業。尤其是檀香山，華僑已經聚集資本，組織貿易公司，靜待交通恢復，開始營業了。

夏威夷是個著名富於友情的地方，到過夏威夷的人，全都享受過所謂「夏威夷的友情」(Hawaiian Hospitality)。梅總領事會費了兩個下午帶我參觀全島，僑界楊星梅，陳寬夫人，張華超夫婦，林廷芳和他的夫人王涵芬，蔡慶培，鄧基榮，林羣，黃禮祥，林廷訓，阮勉初，劉毅父，李夫贊，鄭帝樞，各位僑界領袖都一再的招待。海濱的日俗，月下的舞會和盛大的議會，充分表現出檀香山華僑最富有夏威夷的友情。

二十二日，大家又齊集在珍珠港裏，二十三日的下午，冒着層層波濤，離開了這舉世聞名的檀香山。

琉球戰爭未了

在珍珠港又上了許多水兵，有些去琉球島，有些去大沽，一時船上擠了二千人，簡直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船上用水也節制起來了，兵士們每天三餐改成兩餐。熱帶的天氣使大家每天在不停的流汗

，所有的官兵乘客都叫苦連天。

離開檀香山的兩天兩夜，船又擺動起來，又有許多新舊乘客暈起船來，一時船上的秩序和清潔都成了問題。到了第三天，風浪又平靜起來。美國青年是閒不住的，有的兩人下棋，有的四人打紙牌，有的三五成羣和猴子玩耍，還有的二三十個人聚在一起，唱着各種的民歌，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也有時候，兩個人跑到甲板上毆鬥一會，還有許多人在讀着美國海軍部印發縮版雜誌和小說，很難找到幾個兵士在獨自沈思的。

在珍珠港，有三十二個華僑青年上了船，他們都是美國海軍技術人員，預備去大沽担任翻譯和技術工作。在他們三十二人裏。只有兩三個人來過中國，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關心遠過於其他士兵。他們有國語班，由檀香山的林關浩任教，並且每天還要請一位我們的乘客作一次講演，描寫一下祖國的狀況。

十月二十七日，我們渡過了子午線，在那一望無際的海中，我們在渡過了二十七日以後，就來到二十九日。四年前曾經在此多過了一天，現在又把它消失了，不禁感覺時光的迅速，和自己在大宇宙裏的渺小。按美國海軍的傳統，每個兵士發給一張金龍片，作為穿過子午線的紀念。蒙船上步隊司令斯蒂華的盛意，也給了我一張，真是個很寶貴的紀念。

十一月三日，船上又舉行一次實彈射擊的演習。四日就到了第二次大戰名戰場琉球本島。當我們走進琉球羣島的時候，看見幾百隻大小兵艦，團團的圍住了每一個島嶼，琉球本島是其中最大的，戰

鷹號就停在牠的附近。大家都跑上甲板，向這一片荒涼的現代戰場，憑弔那些爲公理而犧牲的幾萬美國兵士。

晚間，船長回來了，報告我們，島上還有六七百個日本兵散藏在地洞裏，不時出來作游擊戰。我們到的前一天，還有一個美國水手被打傷，加上颱風剛剛過去，船隻和交通工具損失很大。所以琉球本島的港口司令，特別向中國乘客們致意，一方面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歉意，因爲他不能招待我們登陸去看一看這有歷史意義的戰場。

月夜裏，這幾百隻大小戰艦互相打着燈語，彼此介紹自己的船隻和任務，一時一條條的探海燈光，閃閃交叉在天空，後面襯着星海，大家都來欣賞着這幅美麗的圖畫，而忘掉幾個月前這海面上曾經有過大戰。我在默禱着，願全世界和琉球本島一樣，由黑暗變成光明吧。

衰落的大上海

在船上悶等兩天，又卸下去四五百個水兵。六號的下午，戰鷹號就離開了琉球本島，蒙船長特別設法，得到琉球本島港口司令的允准，在去大沽的途中，戰鷹號特別先到上海停了一兩天，大部中國乘客可以由此登陸，我們三十九個中國乘客中，有三十二個人是預備去南京或重慶的。因爲華北時局起了很大的變化，船長特別幫忙一下，真是可感。

一開船，船上就嚴厲的檢查每個人的救生圈，因爲據報告，在三小時之內，附近的海面上一共發

現了九個流散的水雷，一時船上起了恐怖的空氣。果然，在傍晚的時候，船停住了，在三百碼外的地方，漂着兩個黑色的水雷，船長馬上下令，開砲射擊，一共用了三四十分鐘，打破了一個，另一個始終沒有打中。

暮色裏，船又繼續開行，很多的中國乘客發生了非常的恐怖，在決定去天津的七個乘客中，又有三個人改在上海登陸。因為他們恐怕在中國海面上，水雷還要多些。

八日的早晨，船已進到東海。早晨起床，我們發現海水已經變黃，舟山羣島已經擺在眼前。當中國乘客們又看到了久別的祖國時，每個人都現出了微笑。午間，到了吳淞，因等候命令，在口外下了錨。許多漁民把魚船靠到船邊，賣一些中國中下級的禮品給這些美國青年，船上立刻下令禁止士兵買食品，船上的報告員說：「中國的食品，因為水不清潔，並且因為用某種特別肥料，所以吃了就很容易得痢疾」。聽了真覺得難過。許多水兵用多數的紙煙去換一個水煙袋，年畫，或是一幅竹製的麻將牌，他們認為這就是中國的代表物了。

九號上午，船長接到命令，十一點，戰艦號開進了國門。黃浦江畔的景色，已經和四年前大不相同。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到達了上海的外灘。船停在江心，望見江內停着一排外國巨艦，一股幸酸的滋味立刻湧在心頭。不禁想起了一段在吳淞口的談話，當一個美兵問一位中國乘客：「那裏是你們中國自己的艦隊？那裏是你們中國自己的飛機？」這位中國乘客答的很不自然。

陪着船長在海關碼頭登了陸，幫他在上海買了兩天中國物品。不但是船長失望了——因為我會告

訴他，上海，可以比作中國的紐約，就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上海會被敵人摧殘得如此衰落，因了電力不足，到處暗淡無光，因此市面蕭條，店門是那樣的破舊。當年大馬路車馬如梭，現在已是零零落落，當年燈光輝煌的幾家大飯店，現在裏外全是塵土很厚，當年井井有條的外灘，現在到處是一片的叫賣的小商人和丐童。大上海已被敵人摧殘了，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恢復她的舊觀。但願新上海重新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可以刷清當年上海市上的種種罪惡。

在上海三天，聽到的是一片叫苦聲。物價回漲，物資不足，接收的經過也有許多令人失望的事實。初到的那天，在碼頭上買到了本報的上海版，立刻找到了本報上海新館，見到了久別的同鄉人，想起了九年前愛多亞路編輯桌上的夜生活，大家都非常的快慰。當晚，上海銀行李桐村和浙江興業銀行朱益能在上海銀行歡宴船長和船上的軍官，新舊朋友們都喝醉了，但是酒醉的理由怕又不一樣呢。

我們三十九個人裏面，有三十五人在上海下了船。當戰艦號十二號清晨離開了黃浦江的時候，中國的乘客只剩下了著名內科醫師楊濟時，交通專家王奉瑞，吳應綸，加上我，一共四個人，我們住在一個大艙裏，一切感到舒適，可惜我在上海和軍官們喝了幾杯俄國白酒，回到船上，犯起氣管炎來。在回到故鄉之前，在黃海的海面上，竟過了三個痛苦之夜。在美四年，氣管炎沒有來擾我，離家漸近，舊病又發，不免令人有些焦急。多謝船上的軍醫，給我打針服藥，算是渡過了難關。

故鄉多愁多恨

在一個掃雷艦保護之下，戰艦號用了兩天的時光，就到了大沽口外。使我驚奇的是，八年前一向寂靜的大沽口，現在聚集了大小七八十隻美國的軍艦，使人感覺到北方局勢的嚴重。我們十四日到了大沽，十五日早晨由大船跨過了繩梯，登了小船，午間，隨着幾百美國青年向船長和戰艦號話別了。四十天的海軍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海河兩旁的情形，已非八年前可比。新港在望，兩岸的廡房加多。想起二十六年由此南下，看着一個個屍首浮在海河上而的情況，再看到岸旁飄揚的國旗，我的熱血奔騰起來。

十五日下午四時半，我們在塘沽美軍碼頭登陸。王吳兩君到車站找到了舊同事，把車皮開到了海濱，把我們裝到了塘沽車站，蒙王站長的幫忙，令我們隨着輸送日僑的空車回到天津。車到老站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又蒙戰時運輸局劉雲峯主任的幫忙，招待我們在他的辦公處裏過了半夜，那時西車站的槍聲不停，外邊正在戒嚴，我們無法走出車站。

十六日清晨，多謝本報李清芳林墨農陳君實三位同事特別到車站來接，真令我喜出望外。太陽初昇的時候，我又看到了久別的故鄉，我又聽到了我那可愛的鄉音談話。不願錯過了半分鐘，我趕回到我的家園。

母親的頭髮已經蒼白，在我們抱頭痛哭一場之後，她告訴我，敵人憲兵會跑到家裏來捕我，結果拿走了我的像片。妻子依然那麼美麗溫和。女兒竟已足了學齡，也很清秀天真。當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叫我「爸爸」的時候，我在傷感着青春的消逝。

故鄉，雖然經過了敵人八年的摧殘，但是因故鄉人士富於「勤儉」「忠誠」的美德，所以經濟要比大後方穩定得多，而市容也要超出了上海。令我痛心的是，偉大的勝利竟給故鄉添加了不少的「愁」和「恨」，竟有不少的人把「希望」變成了「失望」。

重返故鄉，我飽嘗了唐詩裏面的情緒。許多的家人親友已經不見了，家庭，社會，國家，都是度着非常艱苦的生活，這使我非常傷感。同時，看着青年們都已長成。戰後的建設已經慢慢在開始。國旗到處飄揚，再也看不到仁丹的廣告，這又使我非常興奮。當我完成了這萬哩行程以後，我要站在故鄉土地之上，用我興奮的情緒，去克服我的悲傷，挺起胸膛，邁開大步，追隨着四萬萬同胞組成的民族巨浪，去建設強大的新中國！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返鄉週月脫稿於天津四面鐘）

附錄

燃起運動場上的烽火

神勇的抗戰，步入了反攻的前夕；艱苦的建國，奠定了永恆的基礎。中華民族期待着光明，四億五千萬同胞看見了曙光。在滄偉大的巨浪裏，我們要「燃起運動場上的烽火」！

國民體育法第二條：「體育之目的，務使循序發達，得有應具之健康與體力及抵抗力，並其身體各官能之發育。使能耐各種職業上特別勞苦，為必要効用。」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第五條第二項：「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需養成——次於醉生夢死之生活，而為國民精神之蠹賊者，厥為消沉頹廢之風氣。此風氣之存在，實由於心理與生理兩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生理方面，則運動衛生整齊清潔，乃至早起之習慣，均需提倡與實行，然後能使國民精神充實，朝氣煥發，以担当非常之革命事業。」

世界著名體育專家麥克樂先生說：「體育上團體運動的利益，除了使我們鍛練身體，訓練精神運動，更使許多人在一致的行動下，發揮社會化的効能，並且發展個人的品性，使自守節制合作等等正大光明的精神，賴以發達。」

由以上三端，可以明顯的看出體育在目前的重要了。無妨再舉個實例：十九世紀初，歐洲全部全在拿破崙掌握之中，德國被法國征服的結果，全德國民衆教師，和朝野領袖，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喚醒民衆，激發愛國熱忱，以達救國統一的目的。當時，楊氏（Ericherick Lutwig Jahn）完全利用體育，倡導國家主義，楊氏的體育標語，爲四F主義（Frisch, Frei, Frohlich, Fromm）即新鮮活潑快樂信賴之意。楊氏努力的結果，他的德式操，不但復興了德意志，並且傳佈了新大陸和其他各國，勢力所達，一時遍及全球。

有些人，誤解體育只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物，我們不必去提倡牠。那麼，我們無防再來看一看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利用體育來作國防的和軍訓的工具。蘇聯在贈予體育團體會員之最高獎章上，刻有爲國防而準備的字樣，非經過考試，各種跳躍擲重等，都能及格，才能得到這種榮譽。

現在，我們看看自己吧：這民族史上空前的抵抗外患的戰爭，發動已經三十個月了。在這三十個月裏，一切的文化活動，都有了極大的進步。試看：劇壇上竟在這種困難的環境裏，一再的造出驚人的成績，凡最近留心舞臺上或街頭戲劇工作的人，一定會有這樣的感想。出版界，各種刊物，如雨後春筍的出世，都在和紙張印刷的困難掙扎着。圖畫木刻，也是這樣。而在抗戰後貢獻給國家民族最多的，那不能不推歌詠了，不論在十字街頭，或是傷兵醫院，以及軍隊的行列裏，都能聽到一片片的抗戰歌聲。還有，各種的學術演說，和座談會，真是美不勝收！但是，我們回過頭來，望一望運動場上，是那麼的寂靜！是那麼樣的沉悶！我們的運動場上，已經成了荒蕪的不毛之地了。

翻開三十個月來的運動場上的活動紀錄，實在不能令人振奮。去年夏，四川教育廳會舉辦了一次體育教員講習會。秋季，教育部在重慶辦了一次中等學生體育表演會。今年，新生活總會主辦了幾場籃球賽，成都開了一次民衆運動會。最近，沙坪壩上各學校比了幾場募款球賽。值得記載的只有這幾件事了。從事運動場活動的人們，都休息起來了，都躲藏起來了。喜愛運動場活動的人們，都改變了興趣，改變了生活。

事實告訴我們，多多少少的運動員，現在散佈在前線或後方的角落裏，早已停止了他們惟一的安慰生活——奔馳在運動場上。還有，在淪陷區裏，有一些運動員，表現出違反運動員精神的態度。這實在是體育界的一個大羞恥。真的，我們應當設法把他們召回祖國的懷抱裏。但，回到祖國的懷抱裏，又作些甚麼呢？

在很多青年腦海裏，消滅不了這些悠久的印象，那就是運動場上幾次大活動的追憶了。民國十九年的春天，我們北國的健兒，居然避開了野心家的砲火，乘輪船到江南，在西子湖濱，和全國青年同胞在一起跳躍，一起歡呼。我們聽着政府領袖的訓示，我們看着全國青年在團結。那時啊！北國正籠罩在砲火的煙雲中。二十二年的秋天，在紫金山下，全國的健兒，也曾一同握手去觀見中山陵，去觀見我們國父的遺容。二十四年的秋天，在黃浦江灣，全國的健兒，又踏過了一二八的戰場，聚會在獨立自由的新上海市上。

更值得我們追憶的，是華北幾次運動大會了。九一八後，我們依然見到了東北健兒，活躍在千佛

山麓，龍亭故宮，青島海濱，故都城下。尤其是在北國緊張的時候，在白河之津，依然看到華北十餘省好男兒在拚命的奮鬥。那是十八屆的華北運動會，東北代表，穿着黑白的制服……向着白山黑水間的祖國領土致哀，走進大運動場時，千萬同胞，同時起立致敬。看臺的高處，五百個白衣童子——南開啦啦隊，擺出種種的愛國標語。啊！就是那一刹那啊！十萬張嘴在含着微笑，二十萬隻眼在流着熱淚。民族復興的巨流，已無形中奔湧起來了，來賓席上，各國貴賓，鼓掌稱慶；敵國軍人，含怒帶笑。這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了運動場上的烽火，對於多事之秋祖國，貢獻是多麼大！影響是多麼深！至於談到青年體格的鍛鍊，和比賽項目的紀錄，那真是末焉者了。

戰爭時代，運動場上的活動，是不能停止的。第一次歐洲大戰時，各國軍隊，退到後方休息時，就以足球為娛樂。芬蘭在第二次歐戰爆發時，還在籌辦着世界運動大會。中外多少名將，都是當年運動場上的老將。多少的長官，都說受過運動場訓練的士兵，到前線作戰，能力特別強，效率特別大。同時，在戰時的後方，運動場上的活動，是很重要的民間娛樂。牠應當代替了「父麻將」「聽歌女」一類頹廢不振的風氣。有人說：在抗戰中，我們無暇來顧及運動場，實在是千錯萬錯的。

好了！成都將於元旦日發動體育大遊行。全運會將於明年雙十節開會於成都。讓我們在這抗戰建國的偉大巨浪裏，迎頭向體育界的同志們大聲喊道：「燃起運動場上的烽火」！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寫於重慶沙坪壩上）

第七屆全運會幾個具體問題

教育部第七屆體育委員會將於今日（二日）開幕，這是體育委員會擴大組織後第一次的會議，在這勝利之年的新春，體育界的巨子，都集中到抗戰建國的首都，共同討論體育大計，實在值得我們快慰。這裏，願意提出一個當前最重要的體育問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具體問題，獻給第七屆的體育委員會。

全國運動會已經五年不會開會了。宣統二年第一屆全運會開於南京，民國三年第二屆會開於北平，民國十三年第三屆會開於武昌，這三次會都是民衆團體舉辦的。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舉辦全運會於杭州，組織擴大，單位加多，運動員人數近二千人。民國廿二年第五屆會運會召開於南京，盛況空前，參加單位達三十個，造出新記錄二十餘項。民國二十四年第六屆會開於上海，盛況不減。民國二十六年，第七屆會已籌備就緒，全國健兒正在準備相見於首都的時候，全民抗戰的烽火，打銷了中山陵下的一片歡躍。神聖的抗戰，把全國健兒擺在前線後方的各個崗位上，他們分道揚鑣，別來已是第六年代了。

去年雙十節，成都開民衆運動大會，中樞與地方的負責人，都非常興奮，決定今年雙十節在成都召開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消息傳來，舉國歡悅，但是由動議到現在，已近四月，到開會的日期，也不

過還有八個月。在這艱苦建國的關頭，一切事物，預備上都要費力，所以全會籌備的工作，實在是刻不容緩了。

現在就個人想到的，有關第七屆全運會的七個具體問題，分別討論如下：

一、地點：這個問題，似乎不必討論。有人說：既然開運會是動議在成都，當然要開在成都。我謂不然。地點問題，要依着承辦的機關為轉移。如果是教育廳主辦，那末當然在成都，如果是教育部主辦，那就還有討論的餘地。固然，在成都華西壩上，三百多畝的廣場，新建起一片建築，當然雄偉，當然壯觀！不過是否要化費很大的代價？在重慶沙坪壩上，幾個學校，幾個運動場，都是在長時間和艱苦環境中掙扎出來的，現在如果能够利用，一定可以省去大量的支出，再說高低的山坡，對於空氣的擾亂，確是很好屏障。這不能不說是個重大問題。平原上雖然可以疏散，究竟不如山地好。

二、時間：政府裏倡導的人，希望在今年的雙十節，開第七屆全運會，而在成都方面，也有一種建議，希望會期改在明年春天，因為那時成都的花會，正可引來大量的觀眾，這兩個時期，都是非常合宜的。前者是國家的誕辰，集全國青年於一堂，定有一番轟轟烈烈的表現。後者是民衆的佳節，四方的人士，聚在一起，也會有深遠的影響。但是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不應忘掉，那就是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防空季節。

三、會場建築：大運動場的興建，在歐美各國，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是在我國，却是個值得研究的問

題。我曾經散步在上海江灣，看着那一座座的大看臺，靜悄悄的在睡着。我也曾登中山陵近處的高臺，望着那廣場上的野草，迎風動蕩。想起的大會時期，人山人海，毫無隙地，再看到這長期的冷落蕭條，我惆悵的想到化那變多的人力物力，只得到十幾天的熱鬧，實在有些不值呵！何況，在這個抗戰建國的時候，動起工來，恐怕更是事半功半了。我們如何建築一個最經濟的運動場？我們要如何的去利用這個運動場？這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想來想去，我認為遷就既成的場子，化費最小的代價去擴充牠，而拿來利用，那是非常合理的。

四、產生選手代表：過去六屆全運會，都用地區來作選手代表的單位。第一屆會，共有華北、武漢、寧、華南、上海五區。第二屆會，共有東西南北四部。第三屆會分華東華西華南華北華中五區，自第四屆會起，參加選手，改爲以省市特別區華僑團體爲單位。直到最近，不曾更改。但是抗戰以來，情形大變，中華民族經過一次空前的大移動。更有許多的人，他的居所，是常常變換的。所以將來全運會選手的產生，是個很費考慮的問題。以目前的所在地作單位的根據吧，游擊區以及敵後方，就很難產生選手。以抗戰前的所在地作單位的根據吧，又太不確定，亦難找證明。依個人的意見，以選手的籍貫，來作單位根據，比較容易產生。

五、組織：每次全運會，最感困難的，是對於選手和觀衆的招待事宜。選手的食住行，如何安排，不先下一番準備，影響選手的成績很大。尤其是交通方面，年來內地旅行已感極大困難。在這一短時期內，要解決幾千人的交通問題，非有詳細的計劃不可。同時，在會場裏，要有大量的事務

人員，負責工作，才能有助大會的精神。我們應當追憶往次大會的缺點，再想一想上屆歐林比克大會，德人組織的週密，幫助大會的精神極大極大，我們應當知所努力了。譬如觀衆方面，每次大會都感到入場券的不足，臨時向隅，秩序大譁，所以對於入場券的分配，最好早行公佈，先期售券，定能減去當時的困苦。再如裁判方面，不要再產生「雙槓錦標」和「二次萬米賽」的笑劇，這一次都要從組織完密上下手了。

六、會序安排：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裏，我中華民族，一切都在邁進着，一切都在表現着空前的成績。所以，第七屆全運會不開便罷，要開就應當有一番新精神的表現，給全世界看。因此大會的秩序，要審慎的安排一下。不只是比賽項目要分配合宜，使觀衆數目在時間空間都要平均，就是會內的各種生活，也都要維持良好的秩序。我們要拿這次全運會作我們民族前進的試金石。我們不是大家來作一場遊戲，也不是請青年們來作一次旅行，我們是完成抗戰建國重大使命的一部。除去比賽項目以外，還應當加入集體活動，表現出民族的勇氣。我們要用宣傳力量，產生良好的大會秩序，並且要用良好的大會秩序，來作我們對民衆對國際的宣傳。

七、體育用品：體育用品的製造，在抗戰後的西南，已經成了問題。原料少，製造技術不精，使體育用品的品質，漸漸離開了標準。同時，體育用品的市價，亦較戰前高出。並且如果要大量採用時，貨色也感缺乏。所以我們要請政府加緊注意這個問題，設法補救。政府要監督廠家，協助廠家，如必要時，政府和廠家合作。治標方面，要從運輸設法。治本方面，要從製造設法。希望在

最短的期間，使體育用品在質量兩方面都能大加改進，那末，解決了下屆全運會的一個困難問題，倒是小事；後方生產重要的一部工作，能藉此迎刃而解，不是值的讚揚的麼？

在這抗戰建國的征途上，又來到了勝利之年的新春，陣陣寒風彷彿遠遠的送來衝鋒的角號，讓我們一同抬起頭，挺起胸，大步踏進第七屆全運會的會場，大家高聲合唱一首凱旋之歌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於重慶）

由「威爾遜傳」看美國民主政治

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美國第二十八屆的總統，他由一九一二年當選，一九二〇年退任，一共作了兩任總統。他是民主政治的倡導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發表了那不朽的十四原則，其中一則就是組織國際聯盟，促進世界和平，於是他又立刻變成了國際合作的創始人，不但譽滿全球，並且成了歷史上的人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戰告終，一九一九年的年初，威爾遜就啓程去巴黎，簽訂合約，並且開始組織國際聯盟，當他的理想初步實現的時候，他的政治生命竟被國內的反對派所殘殺，被孤立主義所主宰的美國，竟決定不參加國聯的組織。

這一部近世史裏的悲劇，在「威爾遜傳」裏，由始至尾地描寫得十分透徹。看完這部影片，使你不能不想到美國的法治精神，是她建國的基礎，即使是國家的領袖，即使是明智的措施，但也無法違抗多數的意見，更不能依了自己的看法，就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在這一部影片裏，我們可以看到威爾遜全部的生活史，同時也可以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全豹。裏面有地方選舉和總統選舉的熱烈狀況，總統、閣員、州長和各級官吏的生涯寫真。處處可以看出美國政治生活，和我們大不相同。他們的政治競爭，是活潑，是互尊，富有仁狹精神。我們的政治競爭，

是陰險，是自私，充滿毒辣的氣氛。如果我們認為美國的民主政治還有可取的話，那末，在我國開始憲政的前夕，這部影片的確可以作個民主政治的示範。

這部影片是二十世紀狐狸公司的出品，兩三年前，轟動了全美國，筆者曾經在紐約市兩次擠在人羣裏，等候了好幾小時，去欣賞這部不朽的傑作。當時據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二十世紀狐狸公司是擁護共和黨的，這部影片的攝製，原想是用來幫助共和黨威爾基作競選宣傳的。不想威爾基和威爾遜同樣的遭到孤立主義的反抗，在共和黨裏州預選的時候，就失敗了。結果這部影片，竟作了民主黨羅斯福總統第四任膺選的間接宣傳品，因為在共和黨中再也找不出一個有世界眼光的候選人。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美國政府恐怕孤立主義抬頭，影響到兵士在海外作戰的士氣，一度禁止這部影片在軍隊裏放映，曾經引起許多報紙的反對。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勝利了，聯合國的新組織還不會建好基礎。隨着羅斯福和威爾基的逝世，美國的孤立主義又在抬頭，想到這裏，不禁覺得這片子的偉大有力。當年，美國反抗了威爾遜的主張，引起了這二次大戰風波。現在，美國又反抗了羅斯福的主張，將來要怎樣呢……。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美國競選的活潑，有聲有色，興高采烈。並且一切都布置得美觀入畫，一切都像在那裏演一齣戲，使人喜歡政治活動，使人願意參加競選，當選了是很大的光榮，落選了也很釋然；大家都以民意為依歸。眼看着我們的選舉開始了，我真不敢奢望能有美國選舉的那種快樂活躍的精神，發現在國內各地。只要能消除了羣毆和暗殺種種的醜劇，也就算是我們民治的成功！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威爾遜本是匹林士登大學的校長。民主黨的地方黨魁，爲了本黨的成功，硬跑進學府，拉他出來，參加競選。結果爲國家造就了一位總統，爲人類造就了一位偉人。這種「選賢與能」的精神，正是政治道德的基礎。觀察一下我國的學者能人，很少有如此被選的機會。即使將來有了機會，由過去的經驗看來，也僅能給人作個「花瓶」，甚致會感到「一籌莫展」呢。

再看「威爾遜傳」，使筆者回憶到在新大陸時，兩度進白宮的愉快，和參加芝加哥兩黨全代大會的興奮。那時，筆者會深深的祝禱着多難的祖國，在勝利後也能漸漸步入民主的軌道，使同胞們漸漸享受一些參加政治活動的快慰。白宮，依然像三十年前一般的幽靜美觀，美國的競選，依然用着三十年前的種種花樣。但是，祖國，却離開筆者所祝禱的境地，愈發遙遠了。

明年——一九四八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也是中國的大選年。筆者熱盼能有兩位現代的威爾遜，同時產生在祖國和新大陸之上！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於天津）

促進「市民治」

今天(七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平津兩市的許多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者、市政專家、工商領袖和其他擁護自由主義的自由職業者，將在故都的歐美同學會，舉行「市民治促進會」的成立大會。這可說是中國走向民主的歷史上的重要的一頁。因此，筆者藉此機會談一談促進「市民治」的問題，喚起行將有接受四權機會的都市市民們的注意。

市民治 *Municipal Home Rule* 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基礎，筆者完全同意張佛泉先生的主張，中國的民主政治要在都市做起，因為惟有在都市，目前才粗備施行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見三月六日本報星期論文）。如果在都市實行民主政治成功，才容易去推行到農村。如果在都市推行民主政治都不易成功，那末，要在農村方面去推動，困難不知要更加多少倍。不是有人說過嗎？四川全省的選票，每張要蓋一個印章的話，就要用八個月的時間，舉此一例，其餘可以推想。

市民治，如果要簡單的話來解釋，就是都市的人民自己管理都市的政治。再推一步，就是說：市民自己推選負責人去推動市行政，同時市民自己推選負責人去議訂都市的法規。並且市民要自己設法籌足市政的經費。所以在展開市民治運動的前夕，我們必須認清：市民治，在一方面將要為市民取得種種的權利；在另一方面，將要為市民增加種種的負擔。所以推行市民治，是一件應當詳細考慮的

事。

同時，在法律的觀點上來看，一個民治的城市，在通過了自己的自治法以後，已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政治單位。再從社會的觀點去看，一個民治的城市，具備了和其他城市不同的個性。這獨立性和個性，必須要配合這個城市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樣，市民治才可以推行得順利。

那末，促進市民治，要有那些要件呢？依筆者看來，要從下列三方面下手：

第一、要引起市民對市政的興趣——美國建國在一七七四年，而在她建國的一百〇一年（一八七五年），米蘇里州(Missouri)的人民就通過了州憲，規定了凡是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可以自訂市憲，成立民治政府，而在一八七六年，美國第一個民治市聖路易斯(S. Louis)市就依法降生了。中國是現在世界上的一個古國，到現在才開始談「市民治」，我們覺得非常慚愧！

如果我們細考原因，當然發現君政和軍政是阻止民治的主要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民衆對於政治，一般不生興趣。幾千年來，家族制度造成了我們自私的觀念。「個人自掃門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動不如一靜」，「管閒事，落不是」。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天天可以聽到以上各種話，處處表現出大家對於「衆人之事」的畏懼。多少年來，這種觀念，就誤了多少的建設工作，造成了千千萬萬的貪官污吏。這種不關心，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大的反動力量。

但是，這種觀念，不能再拖下去了，現代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愈靠愈緊，尤其是城市的市民。

你看到鄰宅失火而不報警，那末這火就會延燒到你自己的住宅。你在街上不守規則駕駛汽車，會被電車撞死……一切一切，大衆之事，已不容你袖手旁觀。張伯苓校長在公能學會成立會上說過：「你不去問政治，政治會來問你的。」就是這個道理。

問問衆人之事，並不可恥。貢獻自己的意見給大衆，才算光榮。研究地方問題，往往會給你很大的興趣，而有了不同的見解，才可以使問題本身有進步。

爲引起市民們對市政的興趣，需要執政者的充分說明，新聞雜誌的分析批評，和專家的講解論斷。還有，最重要的，是市民責任心的加強。各方面都這樣的推動，市民對市政的興趣。自然加高了。市民對市政有了高度的興趣，才能談到「市民治」。

第二、要有一個週全的市自治通則——在目前，依據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市自治法要根據市自治通則而擬訂。市自治法是市民治的藍圖，而市自治通則又是市自治法的藍圖。所以要談市民治，非先有一部週全的市自治通則不可。

這部市自治通則，要規定的事項，非常的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規定出：在目前的中國，市的種類應有幾種，還有，市政府的組織，應有多少種類。

先談市的種類。我國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城市就分爲兩種：「甲等市」屬於行政院，「乙等市」屬於省政府。以後改稱「特別市」和「普通市」，又改稱「院轄市」和「省轄市」。但是始終維持兩級制。最近有些學者主張在市自治通則裏，仍然維持兩級制：甲種市受中央政府監督，乙種市

受省政府監督。

再有一批學者，主張在市自治通則裏，應當規定三級制：甲種市受中央政府監督，乙種市受省政府監督，丙種市受縣政府監督。

還有少數學者，主張一級制，主張全國大小的都市，全和縣的地位相同，受省政府的監督。市自治通則應當把原則規定，市民治才算有了軌道。

其次，談到市政制度，張銳先生主張在市自治通則裏，應有「選擇市憲」的規定（Optional Charter），筆者同意此點。因為我國各市情形，很不相同，用選擇市憲，可以給各城市充分發揮個性和效能的機會，對「市民治」的促進上，大有裨益。

在「選擇市憲」裏，要規定出多種的市政制度，由市民去選擇其一，然後去起草市自治法。所以「選擇市憲」，最好列舉幾種實用的組織。

美國大城市通用的市長市議會制（Mayor and Council Plan），不管分權制或是集權制，都可採用。因為我國過去去市政制度，大部分是走向這條路，雖然，始終不會產生過民選的市議會。最近風行美國中小城市的市經理制（City Manager Plan）當然可以用來一試，因為這種制度，的確可以增加市政的效率。至於在美國最近已見衰頹的市委員會制（Commission Government），分權既不清，實際運用上亦多缺點，我們似乎不必列入。還有人主張，採用美國的市民大會制度（Town Meeting），那却未免過於理想了。

英國市政制度，由市民選市議員，再由市議員互選一部爲市參議員，合組市議會。由市議會選舉市長，市長就是市議會的主席。這種制度，亦可列入。德國的各種市行政委員會制度，亦有參考的必要。

市自治通則，現在還在行政立法兩院審議中，我們希望能早日公布，並且希望對於市分類和市政制度兩方面，要有周密的規定，以便奠定市民治的良好基礎。

第三、要有一個適用的市自治法（張佛泉先生稱作市憲章），是全市的根本法。要有健全的市民治，非先有健全的市自治法不可。

就市政原理來講，市自治法要把一市的疆界，政府的組織，官吏的職權，機關的權力，預算的程序，財政的監督，選舉的方法和市產業的管理等項，都有詳細的規定，市民依據了市自治法，才好去參與市政治。

市自治法的制定，關係一個都市未來全部的政治生活，所以不能不謹慎將事。制定市自治法的人，不僅要有行政經驗，並且還須有學理的研究。依據憲法的規定，市自治法要由市民代表來制定。至於市民代表如何產生，政府還不會公布，不過，這確是一件不容忽視的大事。因爲這些制訂市自治法的市民代表，正是爲「市民治」打基礎的工人。

雖然，目前各市民，對市政還不會有很大興趣，雖然市自治通則還不會公布，雖然各市的市自治法也還不會動手起草，但是，「市民治促進會」今天將要在北平成立了。成立以後，上述的三方面

，正是目前急迫的工作。筆者相信，各位負責人，對這三種工作，一定有極大的貢獻。

天氣，像時局一般一樣的令人焦熱。筆者向「市民治促進會」的全體發起人特致敬意。而筆者身為發起人之一，因公留津，不能參與成立大會，深為抱憾。謹祝「市民治促進會」成功。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晨一時天津）

「七二八」十週年

無情的歲月，和煩惱的局勢一樣，在縮短着人們的生命。在這遍地烽火中，又來到了「七二八」十週年的紀念日。當我們追憶起十年前的今天，日軍攻陷天津市的慘狀。再展望一下目前天津市的環境的時候，我們連傷感的勇氣，都鼓不起來了。

十年前的今天，日軍開動了準備多時的夜襲，按着計畫侵佔了天津市區。從此粉碎了一部分人偷生求和的妄想，揭穿了海河浮屍的慘劇的內幕，天津市民也就從那時候起，開始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十年前「七二八」的翌晨，日軍由海光寺，開砲轟擊八里台南開大學，同時用飛機輪流轟炸南開大學的建築。多少年來天津唯一的最高學府，被殘暴的日軍，全部摧毀了。這裏，使人忘不掉的，是南開大學留守的負責人黃子堅和郭平藩兩位先生，領着六位工友，直到校裏落了彈，才在烟燄中退出八里台。其服務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敢說可以作近年來公私各機關服務人員的表率。張校長所倡導的公能精神的偉大，由此可以證明。

來到七二八，使人感到十年來中國在國際的政海中，起伏升落，臨到動盪的頂點，無論如何，使我們欣慰的，是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在天津，看得很明顯：幾個租界，都已收了回來。不平等條約，已經是歷史上的名詞。十年中，中華民國已經變了世界的強國。筆者曾在舊金山目親我國代表

在聯合國大會裏充任主席的光榮。雖然現在想起來，令人感慨萬端，但不失爲十年裏令人興奮的大事。我們惟有盼禱這種光榮不久還有來臨的機會，而當我們再有作強國的機會時，我們要把握時機，設法眞向作強國的途徑邁進，不要再坐失寶貴的黃金機會。

來到七二八，使人想到十年來，日本人經營天津市的努力，驚震了全世界的，是秘密中修建新港的計畫，其次，新市區的計畫，也令人驚服他們的眼光。據說十年前漂浮在海河裏的浮屍，就是爲修建這一片新市區而犧牲的無名英雄。而日本人在修建新港時，也會在塘大的水流上，放出不少的浮屍。我相信，這些流在海河兩端的冤魂，至今不能瞑目，因爲，他們等到勝利後的兩年，也還不會看到新港的完成和新市區的利用。至於日本人在四面擴張了天津市的市區，那確是有助於天津市民的生活。把市中心向東南移動，也很合乎市政原理。這些，都可以證明，日本人經營天津，的確下過一番的苦心。

來到七二八，使人想到了「慘勝」不如「慘敗」的慘劇。日本人多年在天津市慘淡經營的結晶，在我們去接收的時候，竟感到無力應付。據聞在太平洋戰爭起來以後，日本人進佔天津舊英租界的時，早晨八點鐘進去的，下午四點，無論公私機關就都開了門。現在，我們勝利已經快兩年，接收的工作，還無法結束。在三十四年的冬季，筆者第一次訪問新港的時候，在海河兩岸，發現了多少的工廠，連窗門都被拆卸搶掠一空。這一年半來，我們又發現了多少日本人留在市區的工廠，還無人願意接收，或竟無法開工。因此我們更擔心將來由日本遷來的工廠，復工還不知有多少倍的困難。一切

的一切，表示出來我們的工作計畫和效率，和人家比起來，實在差得太遠。「慘勝」反不如「慘敗」，裏面有牠的原因在。

來到七二八，使人想到了天津市的市民，在淪陷八年中，受到的重重痛苦。而八年來所流的血淚，到現在我們還無法把牠們揩乾，因為許多使人流血流淚的原因，到現在不會洗刷乾淨。如同：物價的飛漲，和打官司的困難，以及找事難和住房難，都使天津市民的失望和牢騷，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有些知識淺薄的人，竟常常拿淪陷時代的生活比較現在。這種說法固不足取，但這個動機，確值得注意。

來到七二八，使人感到天津市市容凋落。天津是全國第二大城市，淪陷八年，貧窮破壞了全市的外貌，使她的元氣，一時難以恢復。在十年前，天津唯一的勝地北寧花園，和河北市區遭受相同的命運，已經變得冷落敗壞。西沽的桃花，已經不見。八里台的荷花池，已被埋填。南開大學每年舉行畢業式時打的大鐘，亦被日人作了子彈原料，從此全市市民，再也聽不到那洪大的鐘聲。加以二十八年的大水，淹壞了許許多多的房舍，到現在還在嚷着拆除危險建築的口號。雖然也有人認為舊租界區已經漸漸恢復當年的舊觀，但是各界人士過分重視舊租界區，而忽視了人口集中的舊天津市區，將來要造成一種畸形的發展，並且利用他人現成設備，而自身苟安偷閒的嫌疑。

來到七二八，使人感到天津市的文化教育事業的衰落，比從前愈發明顯。三個大學學府，師生都日夜在飢餓線上掙扎。私立中小學的困難，已到了無法維持的境地。市立小學校，發生了不少教師資

格不足，或是修養欠佳的事實，一切都充分表示出教育事業衰落的慘狀。再看街頭上，流行着各種獸性黃色刊物，牠們的銷路，還在正當刊物之上。事實上告訴我們，小蘑菇是一般市民最欣賞的舞臺明星，而流行歌曲是每個商店必放的音樂，這些，在十年前，却不是這樣。

來到七二八，使人想到了的一件令人痛心的現象：那就是抗戰八年以後，我們已經找不到服務社會青年們的朝氣，千千萬萬留在天津的青年們，受了長期精神的壓迫，和生活上的苦痛，多少心理上發生了變態，不但失掉了蓬勃的朝氣，就連普通的事務，都不願下一判斷。同時又有不少服務社會的青年，在抗戰期間，顛沛流離，心理上也發生了變化，失却了舊有道德的修養。多少當時所謂賢妻良母，由大後方歸來，變成了交際明星。多少工作服務員，八年後又回到故鄉，依然投機倒把，依然偷懶貪污。這兩種不協調的現象，反映出天津市上的一種令人悲觀的氣氛，如何增進這些青年的修養，是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來到七二八，使人得到一線曙光的，是天津市民民主政治的開端。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目前的市行政，正在開始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走去。但是，在中國的社會裏，來談民主政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動員市民參加政治，真是難上加難。我們應當讚揚市當局對這一方面的努力。在十年前，天津市的市民，作過公民宣誓手續的，才有十三萬多人。而目前天津市請領國民身分證的市民，數目已近百萬。同時，市自治雖然是不會開始，但是市政府的各級負責人，却頗有民主的作風。看到市民請願次數加多，就是一個明例。但是，民主政治是需要修養和技術的，這條路途，還遙遠得很，願天

天津市的官民共同努力。

來到七二八，使人感到十六年來，北方多事，北方的人民，吃的痛苦特別多，直到現在北方的問題也特別嚴重。很多的人，曾經說過，如果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以前，就加倍的重視北方，國家的局面，當不會如此的慘痛。這種看法，證諸九一八，證諸七七，證諸七二八，證諸目前的局勢，我們都找不出反駁的理由。這種說法，範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試看天津輸出額佔全國百分之十強，而所得的輸入配額却佔百分之四，就是個明例。要中國就須要北方，要北方就須要天津。來到天津市淪陷的紀念日，我們要大聲疾呼，喚起各方的注意！

天津市，在十年前的今天，受到了暴力的侵佔，被日軍摧殘了八年之久，元氣已經消耗殆盡。兩年來始終在險惡的環境中掙扎着，筆者深信：和平早日來臨，建設早日開始，那是一百七十萬天津市民所深切盼望的。

（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天津）

书名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旅美鳞爪」目录

初抵金门

美国的报纸

哈德森河畔的春天

赛珍珠会见记

我爱重庆

访问罗斯福夫人

关于第八次太平洋学会

访问纽约时报

蒋夫人在纽约

春天的烦恼

如何促进中美关系

轮血记

战时体育

威尔基先生会见记

美国的文盲问题

关于国际粮食会议

好莱坞的中国热

一条需要兵士的前线

一团青春的朝气

美国取消排华律以后

再访白宫

由纽约到天津

附录

燃起运动场上的烽火

第七届全运会几个具体问题

由「威尔逊传」看美国民主政治

促进「市民治」

「七二八」十周年
附录页